幽灵女孩

ghostgirl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感到自己是隐身人吗？(1)
- 第2节：感到自己是隐身人吗？(2)
- 第3节：感到自己是隐身人吗？(3)
- 第4节：渴望出名(1)
- 第5节：渴望出名(2)
- 第6节：渴望出名(3)
- 第7节：渴望出名(4)
- 第8节：渴望出名(5)
- 第9节：渴望出名(6)
- 第10节：痕迹(1)
- 第11节：痕迹(2)
- 第12节：痕迹(3)
- 第13节：痕迹(4)
- 第14节：痕迹(5)
- 第15节：为什么是我？(1)
- 第16节：为什么是我？(2)
- 第17节：为什么是我？(3)
- 第18节：为什么是我？(4)
- 第19节：死亡模型(1)
- 第20节：死亡模型(2)
- 第21节：死亡模型(3)
- 第22节：死亡模型(4)
- 第23节：死亡模型(5)
- 第24节：死亡模型(6)
- 第25节：死亡模型(7)
- 第26节：死亡模型(8)
- 第27节：死亡模型(9)
- 第28节：死亡和约会(1)
- 第29节：死亡和约会(2)
- 第30节：死亡和约会(3)

- 第31节：死亡和约会(4)
- 第32节：死亡和约会(5)
- 第33节：死亡和约会(6)
- 第34节：死亡和约会(7)
- 第35节：死亡和约会(8)
- 第36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1)
- 第37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2)
- 第38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3)
- 第39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4)
- 第40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5)
- 第41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6)
- 第42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7)
- 第43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8)
- 第44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9)
- 第45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10)
- 第46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11)

第1节：感到自己是隐身人吗？(1)

第一章

感到自己是隐身人吗?

比被人议论更糟糕的，

是不被人议论。

——奥斯卡?王尔德

你绝对想不到这事会发生在你身上

你想过那会是什么感觉。你在脑子里想了一遍又一遍，每次的场景都略有不同，但在内心深处，你其实并不相信它真的会发生，因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跟你无缘。

夏洛特?厄歇胸有成竹地穿过停车场，朝霍桑中学的大门走去，心里一遍遍地默念她的座右铭——“这学期不一样。这学期我要大显身手。”以往，她留在中学同学记忆中的，是个不起眼的女生形象，坐在椅子里占据空间，呼吸着本来可以派更好用场的宝贵的空气，但是今年她要用另一双脚开始生活，而这双脚上穿着用钱可以买到的最闷热、最不舒服的鞋子。

整个上学期，她都感觉自己是霍桑中学里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可怜虫，她不愿意再这样了。这学期，开学第一天也是她新生活的第一天。

走近大门时，她看见编写毕业班年刊的那些人的照相机在门口最后闪了几下，佩妮?肯辛顿和她那帮朋友在走廊里渐行渐远。他们总是到得最晚，然后就像拍岸的波浪涌回大海一样，把后面的人也都带了进去。他们进去之后，这学期才算正式开始。夏洛特独自呆在外面，计划没有完成。像往常一样。至少到目前为止。

看门的工友探出头来四处张望了一下，看有没有人来。没有。是啊，像平常一样，他没有看到夏洛特。夏洛特看到工友开始关上沉重的金属门，赶紧加快了脚步。在她看来，那就像银行保险库的门一

样。但是夏洛特有勇气去做一个改变，她走到门前，发现正好有道缝隙就把她的新鞋子挤进去，不让大门关上。

“对不起，没有看见你。”工友漫不经心地嘟囔道。

不出所料，没有看见她，但她总算得到了承认和一句道歉。准是她的“成名计划”在起作用了，这个计划是她精心制作的，上面写着她要做的事情，但愿她能清除所有的障碍，她达到她的目标——达蒙?狄兰。

夏洛特像她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整个暑假都在做功课，但她跟大多数同学不一样，她是在钻研自己布置的“重塑自我”的功课——可以这么说吧。她苦苦研究去年的毕业班年刊，就好像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她研究了全校最出名的女生佩妮，还研究了佩妮的两个跟屁虫——那两个温蒂：温蒂?安德森和温蒂?托马斯，就像一些小粉丝研究她们心目中的偶像。她希望一切都很完美。就像她们一样。

她充满信心地走向她计划中的第一个目标：拉拉队员选拔表演的报名表。拉拉队。最有品位、最有档次的“女生联谊会”，是自己不仅被注意而且被嫉妒的金色门票。那支旧钢笔用透明胶带绑在一根毛茸茸的细绳上，从写字板上悬挂下来，夏洛特抓住它，准备在最后那点空白处写下自己的名字。

第2节：感到自己是隐身人吗？(2)

她刚开始写“C”，肩膀就被人粗暴地拍了一下。夏洛特停住笔，转脸去看是谁干扰了她今天——不，她新生活——的第一项任务，她看见了一排彻夜排队、等着报名的女生。看这架势，不像报名参加选拔表演，倒像是挑选群众演员呢。

那个讨厌的候选人把夏洛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一把抢过钢笔，划去夏洛特写的字，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她张开手掌，让钢笔无情地落到细绳尽头。

夏洛特注视着钢笔在墙上晃来晃去，就像一个被吊死的人。

她走开时，听见那群雄心勃勃的拉拉队员在后面咯咯发笑。夏洛特以前经历过这种伤害——有当面的，也有背地里的——她总是拼命不去理会别人对她的看法和评论。但是，尽管在重塑自我的状态下，她也没有那么厚的脸皮，能够抵挡这种十足的羞辱。

夏洛特甩了甩头，让自己不要发火，不要失去尊严。她看了看她的计划书，低声念道，“锁柜行动”，一边把这项内容从清单上划去，飞快地奔向这个行动的目的地。

她快步行走的时候，脑海里闪过她这个暑假里经历的一切。如果实话实说，便必须承认，她为了引起他的注意，简直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有人会说太过分了。倒不是“整形”或“整容”，没有那么极端，但是，变换发型、控制饮食，服装、化妆、设计形象，几乎占据了她暑假里的所有时间。总之，她准备让自己碰碰运气，既然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再来一付大剂量的自我改进剂，又会有什么害处呢?

当然啦，她知道这主要是……好吧，完全是，表面文章，但那又怎么样呢？如果她迄今为止的生活能够说明什么，那就是所有那些关于“心灵美”的老生常谈都是胡扯八道。“心灵美”不可能让你获邀参加

最酷的人举办的最炫的派对，“心灵美”更不可能让你获邀跟达蒙?狄兰一起参加秋季舞会。

达蒙肯定是当务之急，舞会的迫在眉睫反而激发了夏洛特的斗志。生活就是一系列的选择，夏洛特决心已定。

她认为，让自己变得浮浅是一种战略上的措施。在她看来，接触达蒙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通过佩妮和她的小集团。可是就凭夏洛特的名气（或没有名气），这个希望十分渺茫。那些女生总是很出名。她们一辈子都会很出名。实际上，出名的关键要素就在于它的可望而不可即。它不是凭努力或奋斗就能获取的。它是一种馈赠，夏洛特想，至于是谁或什么东西馈赠的，至今仍然是个谜。

可是——夏洛特的行动计划就在这里转了一个微妙的弯——如果她能做到模样很像佩妮和两个温蒂，做事情很像她们，想问题也很像她们，“融入”达蒙融入的那些人中间，她或许就有机会接近他。要做到看上去跟那种人一样，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夏洛特认为至少在这一点上她是对的。

第3节：感到自己是隐身人吗？(3)

这就使她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接近达蒙。另一种更好的选择，她更喜欢的选择：完全绕开那些女生，直接向达蒙本人出击。当然啦，这一步很冒险，因为她并不善于跟男孩子调情。重塑自我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孤注一掷，成败在此一举了。她选修了她知道达蒙要上的课，并打算在达蒙的锁柜周围徘徊，她现在就是往那里去呢。

达蒙像别人一样，以前从未对夏洛特有过丝毫的注意，即使她化了妆，吹了个专业的发型，也似乎无法改变这一点。但是夏洛特仍然心存希望。她希望，如果能够跟达蒙一起度过一些高质量的时光，特别是她现在改善了自己的外表，事情或许会有转机。

这不是夏洛特自己的一厢情愿，而是她通过对达蒙的仔细观察得出的结论。在她这么些年偷偷给达蒙拍摄的几百张照片里，夏洛特相信她在达蒙身上看到了某种正派的东西。它藏在他的眼睛里，他的笑容里。

达蒙帅气，健美，一举一动都很有英俊男子汉的派头——有优越感——但是表现得很有分寸。达蒙的正派是佩妮最不喜欢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也许佩妮最不喜欢的就是质量，因为她和她那些朋友都是最没有质量的。

夏洛特朝体育馆走去，耳边仍然回荡着那些拉拉队员候选人的笑声。这会儿就需要一点运气了。锁柜名单贴在双开门上，夏洛特径直朝它走去。她用手指点着P-Z那一页，顺着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学生名字慢慢往下找，一边扫视着相对应的锁柜号码。

每个名字都很熟悉。这些孩子跟夏洛特一起长大，从幼儿园、小学或初中就互相认识。他们的脸像放幻灯片一样在她脑海里闪过。接着，她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夏洛斯?厄歇。锁柜号：7。

“七是一个幸运数字！”她说，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实际上，还有点宗教意味呢。”她把手伸进背包，掏出一支铅笔，又把它扔回去，另找出一支钢笔。她把名单上她的名字从“夏洛斯”永远改成了“夏洛特”。她希望把它改对——特别是在今天。

又用手指点着在名单上找了一番，发现达蒙的锁柜在大楼的另一侧。她走向自己的锁柜，一路上不停地给自己打气。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夏洛特安慰自己，一边试了几次自己柜子上的锁，把门打开又关上，然后出发去找达蒙的锁柜。

她继续往前走，一路念念有词，打着手势，就像某个痴迷戏剧的人在排练长篇独白，突然，她一下子喘不过气来了。

她已经心不在焉地走到了人行天桥上，这里挤满了趁上课前再吸最后一口的抽烟者。这么多人同时呼出一氧化碳，使空气混浊而呛人，要屏住呼吸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她加快了脚步。夏洛特走过时，听到人们在三三两两地交谈。点燃的烟头淹没在特大咖啡杯里，或碾灭在水泥地上，一缕缕青烟升上来把她包围。

夏洛特穿过迷雾，走向天桥另一端的大门，看见一群孩子聚集在大厅里一步步后退，就像在火爆演出的剧院门口等待明星的签名一样。

“达蒙！”夏洛特激动地惊呼。

越过人群，她只能看见他浓密帅气的头发，但是这就够了。她知道这是他的头发。没有发胶，没有发蜡，没有摩丝，没有褚哩，没有焗油，没有蓬松剂，没有生发油，没有任何都市小白脸的蛛丝马迹。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头漂亮卷发。夏洛特眼睛盯着那心爱的头发，迈开脚步，就像早上赶往公共汽车站那样，开始焦急地一溜小跑，气喘吁吁地奔到达蒙锁柜旁边的那个锁柜。她刚赶到，达蒙就来了，那群崇拜者分开一条路让他通过。

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他挨得这么近了，她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激动。整个暑假，她都在看他，至少是看他的照片，而此时此刻，他

是有血有肉的真人啊。

她是个追星族。达蒙走近时，人群汇拢过来。他离得越近，她越看不清他的真模样。她跨进了他周围纷纷扰扰的漩涡里，拼命想离得再近一些，但每次都被漩涡淹没。于是，在她新生活的第一天，夏洛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十分熟悉的地方——从外面往里看。

第4节：渴望出名(1)

第二章

渴望出名

我是这世界的一个人，

而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人的世界。

——gg

如果注定这样，

肯定就会这样。

相信这一点有好处也有坏处。如果发生了一件很难对付或很难理解的事情，你可以用“注定”来安慰自己。它减轻了你的责任，但同时也拿走了你所有的力量。如果事情真的成功了，那么你所有的艰苦付出都不算什么，因为不管有没有你的介入，事情都是注定要发生的。夏洛特正在努力思索，她是对自己更有信心，还是对命运更有信心。

第一节课的预备铃响了，围在达蒙身边的人四散离开。同学们纷纷朝教室走去，走廊里的嘈杂声平息下来，只听到锁柜重重关上的金属回声，和步操乐团调音布弦的声音，那曲调很滑稽，听起来有点像治疗乐队 的“为什么我不是你？”

虽然有了早晨的挫折，夏洛特仍然让自己保持乐观。她的第一节是威德盖先生的物理课。有达蒙。而且还有佩妮。对夏洛特来说，上物理课就像进入了野生王国。她要好好研究佩妮、两个温蒂这些出名女生的奇特举止，并开始实行捕获达蒙的狩猎计划。

夏洛特溜进教室的门，往左边望去，同学们都走到自己喜欢的座位前，把书包扔在桌上，拉开拉链，从里面找出笔记本、钢笔、铅笔和计算器。她能看出这是开学第一天，因为每个同学都……做好了准备，虽然并不是很高兴来上课。

第5节：渴望出名(2)

她看到，仅有的几个空座位在教室后排，在佩妮和两个温蒂后面。其中一个大概是留给达蒙的，想到这里，她不自觉地尖叫了一声。整个这学期，她每天上午的第一节课都要跟霍桑中学的上流社交圈子近距离接触了。多么理想的位置啊。可是，当夏洛特朝教室后排走去时，她发现自己并不受欢迎。

她经过那些同学时，没有人跟她举手击掌，没有人问她“暑假过得怎么样”，甚至没有人跟她打一个招呼。没有人夸赞一下她努力重塑的自我，甚至没有一句差强人意的礼貌的表示。她走向后面那张空桌子时，只有两个温蒂朝她怒目而视，还有佩妮脸上露出“谁放屁啦？”的神情。

夏洛特坐下来，开始茫然地望着教室前面，清点人头。没有达蒙！也许他根本就不在这个班里！可是他肯定应该在呀。至少，她用蒸气熏开达蒙注册表的信封时，那上面是这么说的。她暑假里在校长办公室打工，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得这点小小的情报。她发现自己感到有点儿难受。

黑板上用醒目的大写字母写着“导线和磁场”，下面是衣着考究、看上去又苍老又秃顶的威德盖先生。他弓着身子，穿着他每学期开学都穿的那件“趣味物理”体恤衫。

“早上好，同学们。我是威德盖先生。”他说，铃声一响，他一跃而起。他的样子完全变了。从死气沉沉的科学怪人变成了流行节目主持人。他每次介绍自己，威德盖这个名字都惹得同学们吃吃发笑，这学期也不例外。不过，吃吃笑声很快就变成了眯起眼睛、歪着脑袋仔细端详。每个同学都听到过谣传，但很少有人这么近距离地看见过他。

一开始并不明显，但是随着威德盖先生不停地说话，他脑袋一动不动，目光却移来移去。实际上，他好像同时盯着所有的同学。这个

绝招对老师来说倒是挺管用的，夏洛特想，不过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绝招。威德盖先生有一个眼珠子是假的。

“你们在生物、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不然也不会坐在这里，是不是？”他带着点儿讽刺的口吻说。

“所以，我们这学期的第一个话题是”——说到这里，他以突如其来的敏捷把身子一转，手心朝上指着黑板——“导线和磁场——引力的定律。

“你们都对‘引力’感兴趣，对不对？”他继续说，卷舌音发得很夸张。夏洛特不得不把右臂按在下面，不让它举起来表示赞同。

“我总是相信，学习任何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试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选择试验搭档。请大家都站起来，结成对子。”

同学们转向对方，或指着教室那头的朋友，有人在大呼小叫、跳上跳下，就好像在“美国偶像”选秀赛上成功“进军好莱坞”。两个温蒂已经成了一对，佩妮肯定是愿意找达蒙的，但还不至于为他等待很长时间。她不耐烦地等了几秒钟，便把离她最近的那个温蒂——温蒂?托马斯——拉到身边，而不愿意最后跟一个失败者为伍。

第6节：渴望出名(3)

温蒂?安德森也以闪电般的速度，抓住了她能找到的最后一个男生，与此同时，其他同学也匆匆选定了自己的搭档。夏洛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只有她一个人没被挑选。她一门心思地琢磨达蒙为什么没来上课，根本顾不上注意别人。此刻，她感受着奇耻大辱，整个学校生活的所有不幸像潮水一般涌来。

真的能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感到如此孤单吗？她想，同时感到自己的耳朵开始发烫。

威德盖扫视了一下教室，看到几个迟到的同学匆匆跑了进来，他不太热心地替夏洛特提出请求。

“来吧，同学，她看上去……挺有能力的。”

夏洛特等着他突然用一种拍卖师的口吻说话，谢天谢地，他没有。

“没有人愿意跟……”威德盖用手指着，搜肠刮肚地回想夏洛特的名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呵……跟她吗？”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每个人都结好了对子。在夏洛特听来，外面步操乐队排练的声音更加刺耳了。她报名参加拉拉队员选拔赛时听到的那些笑声，此刻又卷土重来。

就在局面尴尬得不能再尴尬时，门突然开了。

“对不起，我迟到了。”达蒙匆匆地对威德盖先生说。

他来了！乌云散去，太阳露出了笑脸。

“啊，你正是我们要找的人。”威德盖回答，他知道让达蒙跟夏洛特配对便足以惩罚他的迟到。他接着说，“见见你这学期的实验搭档吧。”

“我有请假条。”达蒙睁大眼睛请求道。

夏洛特看上去就像要爆炸了。达蒙跟她一个班上课就已经够让她高兴的了，更别说他还是自己的实验搭档。这是真的吗？她总算保持

住了镇静，看着达蒙无可奈何地走了过来。

威德盖先生走到他们身边跟达蒙说话，但是，由于他那只玻璃眼珠，夏洛特还以为他是来找自己的。他们俩都不敢确定，也不敢贸然行事，便都注意地听着。

“我认为你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搭配。在我看来这就像命运的安排。”威德盖眨了眨他那只真眼睛。

夏洛特的心已经飘飘然了，她完全赞同老师的话，而达蒙看上去却有点苦闷，还有点困惑，这既因为威德盖的话，也因为他那只玻璃眼珠，这是达蒙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这玩意儿。然后，威德盖先生按他的习惯凑近达蒙。

“知道吗，他们要对学生运动员采取严厉措施。现在有一个新政策，你每门功课的平均成绩必须是C以上，不然就会被赶出球队。”他警告道。

夏洛特看到有机会实施她的战略，便笑眯眯地脱口说道，“我喜欢物理！”

威德盖先生和达蒙用古怪的眼神看着夏洛特，好像在端详一只经过训练的鹦鹉在笼子里叽哩哇啦地胡说八道。威德盖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嘲笑走开了，达蒙凑到夏洛特面前，考虑着怎么措辞。

第7节：渴望出名(4)

“喂……”达蒙小声说，“这个……”他结结巴巴，在脑子里搜索她的名字。

“……夏洛特。”她指着自己，满怀希望地回答。

“你很聪明……”他实事求是地接着说。

“谢谢你。”她回答，一边谦虚地把双手背在身后，就好像他献殷勤地恭维了她一句似的。

“我在想……”他继续说。

“什么？？？”夏洛特急切地回答，似乎他当场就会邀请她出去约会！

“你是不是愿意，给我辅导辅导什么的？”他问。

夏洛特还不至于那么天真，认为这是一个浪漫或友好的表示。她知道他有自己的目的。然而，她尽量不去想这一点，尽量争取最好的结果。这虽然不是参加舞会的邀请，但至少有机会跟他单独呆在一起啊，她真是再激动也不过了。

她克制住声音里的颤抖，警觉地绷紧两个膝盖。自从达蒙走进教室，她的膝盖就在一点点地发软。她想让自己表现得冷淡一点，不急于回答他的请求，让他稍微等一等。她的愿望实现了，虽然不是她打算的那样，但反正是实现了。用威德盖的话说，这是命运。肯定是。

就在她要表示同意时，佩妮在一左一右两个温蒂的陪伴下，走到达蒙面前，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你到哪儿去了？”她气冲冲地问达蒙。

“时间到。”温蒂?安德森阴险地对夏洛特说，一边用屁股把夏洛特顶到了谈话的外围。

夏洛特不肯离开，她一边收拾笔记本电脑和课本，一边开始往嘴里扔熊宝宝钙片。她决定，她要尽量作为圈子里的一员在这里“逗留”，同时等着跟达蒙最后说一句话。

“我担心得要命。”佩妮柔声细语地说。

佩妮竟然这么关心另外一个人，就算那个人是达蒙，也显得特别滑稽可笑，两个温蒂别过脸，咬住嘴唇，使劲忍住笑。

“还没担心到愿意等我的程度。”达蒙讽刺地说。他转向夏洛特，让佩妮明白，他知道她更担心的是被迫与不入流的人结为搭档，而不是关心他在哪里。

“难道你指望我永远地等下去吗？”佩妮自私地说。夏洛特很惊讶，佩妮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如果换了她，她愿意永远等待达蒙，永远再加一天。

“永远？”达蒙嘲讽地说，“我对你说我可能会晚一点。”

“噢，真的吗？我没有接到你的短信。”佩妮回答，这会儿已经有点心不在焉了。

“那你怎么知道有一条短信？”达蒙说着，摇了摇头，拉上了书包的拉链。

佩妮支支吾吾地想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她嘟囔道，“我的手机在我包里，我的包在——”

“在这儿呢。”教室外面传来一个蛮横无礼的声音。佩妮转向这个熟悉但不受欢迎的嗓音，看见一个女生举着她的包，就好像那只包有放射性似的。她轻蔑地翻了翻眼珠，走到门口。

第8节：渴望出名(5)

“我不是叫你永远别碰我的东西的吗？”佩妮用低沉的，但大家都能听见的声音严厉地说。

“你把它落在爸爸车里了，我不愿意让你收不到短信干着急，但愿别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那女生说着，把那只价格不菲的新款背包举得高高的。“而且，我知道你一天没有丰唇油会有多难受。”

“我才不用丰唇油呢！”佩妮没好气地说。

夏洛特被这个小女生一身大胆夸张的行头给吓坏了：一件长长的V字领紧身衣，底下露出粉红色和黑色的血浆乐队 体恤衫，为了强调她用得过多的中指，上面戴着一枚巨大的酒红色宝石戒指，黑色的超短裙，黑色的网状长筒袜，带银搭扣的平底鞋，还有厚厚的火红色唇膏。夏洛特一眼就认出她是思嘉?肯辛顿，佩妮的妹妹。从外表看，姐妹俩唯一共同的东西就是DNA了。

佩妮皱着眉头，一把将坤包夺了过来，在里面翻找了一通，看丢失了什么没有。看到里面的东西都完好无缺，她掏出一枚她用来给她光滑的双腿剃毛的刀片。

“这个给你，”佩妮讽刺地说，“聊表谢意。也许你以后可以用它来缓解一些压力？”

两个温蒂被这个恶作剧逗得哈哈大笑，达蒙只是摇了摇头，似乎是说，“又来了。”

“缓解压力的唯一办法，就是我用它割断你的喉咙，可是那样一来，你通过什么来呕吐你的隔夜饭呢？”思嘉堆着假惺惺的笑容说。

夏洛特不敢相信思嘉说话这么放肆，她吃惊地倒抽一口冷气，别人都没有留意，只有思嘉听见了。

“你看什么看？”思嘉没好气地说。她转过脸，眼睛像刀子一样狠狠瞪着夏洛特，染过的黑头发在面庞周围飘动，就像黑色的帘幕。思嘉那双淡褐色的眼睛那么厉害，夏洛特完全被她震慑住了。

没等夏洛特回敬一声“谁？我？”思嘉就转身冲了出去，皮夹克上的链子发出叮叮的声音，随着她的离去，慢慢听不见了。

佩妮的注意力很快转移，她掏出透明唇膏，给她的嘴唇抹上一层厚厚的醒目的粉红色。她举起粉饼盒，把脸转到左边又转到右边，妩媚地撅起嘴唇，觉得自己的模样光彩照人，便亲吻一下镜面，像往常一样留下一道完美的粉红色唇膏的印痕。

夏洛特就在佩妮身后，看见粉饼盒里照出了她的形象，她让自己的嘴唇跟佩妮在镜子上的吻痕对齐，一时间想象那是她自己的嘴唇。

萨姆?吴尔夫是一个“迟钝”的学生，被佩妮和她的朋友们戏称为弱智，这会儿，他笨手笨脚地把教室前面的视频监视器搬到了她们旁边，把各自在做白日梦的佩妮和夏洛特都吓了一跳。佩妮正在琢磨她的舞会礼服的颜色，这会儿猛地转向萨姆。

第9节：渴望出名(6)

“你幸亏是个弱智。”佩妮对萨姆说。

萨姆无动于衷地笑了笑，但是达蒙厌恶地看着佩妮。夏洛特把这一点记在了脑子里——她越来越喜欢他了。

“怎么啦？”佩妮看到达蒙脸上不以为然的表情，莫名其妙地问。

然后她转向萨姆，用她那种假惺惺的方式表示道歉。

“哦，对不起……脑子太迟钝了。”她对萨姆说，觉得自己绝顶聪明。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都着急地往教室外面走去。只有两个温蒂、达蒙和佩妮不慌不忙、慢吞吞地离开去上第二节课。夏洛特也放慢速度，留在自己的课桌旁，紧张地往嘴里又扔了好几颗熊宝宝钙片，一边越来越入神地听着达蒙和佩妮的对话，同时希望她跟达蒙能把刚才的话题说完。

她注视着佩妮浮皮潦草地吻了达蒙一下，然后分头离去。达蒙先走，他经过讲台时，威德盖先生也站起来准备离开，便抓住机会警告一下达蒙。

“记住现在的新政策，狄兰先生。”威德盖说着，合上公文包，走出了教室。

听了这话，达蒙想起了他几分钟前跟夏洛特的短暂接触。他淡淡地朝着夏洛特这边举起他的物理课本。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耸了耸肩膀，似乎在请求夏洛特给他一个回答。

“你愿意帮助我吗？”达蒙用口型询问夏洛特，一边慢慢退出教室的门，身后紧紧跟着佩妮和她那群死党。

夏洛特把最后一颗熊宝宝钙片丢进嘴里，开始走上前去，用口型做出她的回答，一不小心，她把钙片吸了进去，堵在了嗓子眼里。

她加快脚步朝门口走去，一边焦急地做着手势，可是达蒙一出教室进入走廊，身边就围了许多人，连看也看不见她了。夏洛特拼命想

把熊宝宝钙片咳出来，可以大声喊住达蒙，可是，眼看钙片就要松动了，佩妮却突然当着夏洛特的面，把教室的门重重地关上了。

夏洛特猛地撞在门上，钙片一下子在气管里陷得更深。她试着用海姆利克氏 的方法自救，但是不管用，喉咙梗住了，发出类似气球漏气的声音。她已经严重窒息，而教室里的同学都走光了。没有人会注意到她。没有人会帮助她。

她用一只手卡住喉咙，另一只手扶在门的窗玻璃上稳住身子。她透不过气来，便使劲用手拍打窗户以引起达蒙的注意，可是达蒙还以为她只是在朝他挥手。

他也朝她挥了挥手，然后便搂住佩妮，朝下一节课的教室走去。

夏洛特把脸贴在玻璃上，就像小蒂姆 在玩具店外面一样，她再也支撑不住，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贴着门滑了下去。她坠落时，仍然能看见同学们说说笑笑地赶去上第二节课，她始终注视着达蒙和佩妮远去的背影。

她曾希望有人能看到她的手，此刻，这只紧紧抓住长方形窗户的手也慢慢松开了，淡淡的手印一直涂抹到地板上，跟她的身体汇合在一起。

第10节：痕迹(1)

第三章

痕迹

你怎能透过我的双眼

像透过两扇洞开的门扉

进入我的内核

我早已没有感觉，失去灵魂

我的精神在寒冷处沉睡

等待你把它找到，领它回家

——暗夜精灵乐队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一种疯狂的幻想或梦境，一种你自己脑海里臆想的幻觉？生活中没有彩排，爱情中当然也不会有。夏洛特现在就知道这么多。

夏洛特在教室天花板上那一排日光灯泡的嗡嗡声中苏醒过来，脑海里杂乱无章地旋转着关于达蒙的念头。她慢慢睁开一只眼睛，然后又睁开另一只，她不禁注意到那冷冷的白炽灯光很明亮，但她盯着看并不感到刺眼。

她眨了几下眼睛，用胳膊肘撑着，让自己半坐起来。她可以看见头顶天花板的一块块塑胶板上有褐色的水渍，还粘着一些纸团。她觉得有点头晕，但她以为是因为自己太兴奋了。

“太棒了，他请我帮助他。我。结果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昏了过去。”她责备自己。

夏洛特想，她努力做出的所有这些改变，都没有改变她内心的本质。贺拉斯 是怎么说的？“我们可以改变天空，但改变不了我们的本质”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你就是你自己。两千年前的一位罗马诗人居然比她更理解她自己的生活，这悲哀的事实真是令人失望。更加蹊跷的

是，她为什么此时此刻会想起这点？接着是更令人沮丧的一幕袭上心头。

一定是低血糖！她想起了早晨急着赶公共汽车，而且一心想着预先策划的跟达蒙的接触，忘记了吃早饭。

夏洛特左右转了转脑袋，发现教室里只有她一个人。这不奇怪，她并没有指望有人会来找她。接着她低头一看，发现并不是像她想的那样独自一人。还有那颗熊宝宝钙片，无辜地、毫无生气地躺在那里，简直就像那部老电影《阴阳魔界》里的巧嘴蒂娜一样嘲笑她呢。它不是微微透明的红色，而是变成了完全透明的鲜红色，就像在嘴里含过一段时间一样。

她盯着钙片看了一会儿——有点儿莫名地怀疑——用手摸着喉咙，咳了几下。钙片在地板上，可她觉得仍然堵在她的嗓子眼里。

“真是……好奇怪啊。”夏洛特十分困惑地说。

就在她开始慢慢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时，广播里传出了一则通知。

“夏洛特?厄歇，请到1313房间报到。”那个发闷的声音命令道。

她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出门来到空荡荡的走廊里，总的来说，她的心情很不错。她以为去办公室的路上会有人向她问东问西，结果发现并没有人注意到广播找她，便不免有些失望，不过，大家都在教室上课呢，于是她继续大步往前走。

第11节：痕迹(2)

“1313房间？”她问自己，仍然因为刚才跟达蒙和熊宝宝钙片的短暂接触而感到晕头转向。

她拐进一道长长的走廊，远处一间教室里传来了读书声，读的是爱德加?爱伦?坡 的《安娜贝尔?李》。她的第二节文学课正在进行当中，她本来应该坐在那间教室里的。那些诗句在空空的走廊里回荡，在上过蜡、抛过光的新学期第一天的地板上跳动。

可我俩的爱远胜于人们的爱

无论是与我们的长辈相比

还是与那些更聪明的人相比

不管是飞翔在天堂的天使

还是游荡在海底的鬼蜮

都永远不能把我俩的灵魂分开

我和我美丽的安娜贝尔?李

不知道怎么回事，她似乎知道去那个奇怪房间的路，尽管她以前从没有去过。她被吸引着，鬼使神差地走向走廊尽头一扇没有标记的门。她把门打开，看着通到下面地下室的楼梯井，心里并不害怕，只感到有点茫茫然不知所措。她往楼下走，看见头顶天花板上那些表皮剥落、暴露在外的管道，还有底下的水泥地面。夏洛特深深吸了口气，为了防患于未然，她捂住了鼻子，她觉得她今天已经在人行天桥上吸了够多的乌烟瘴气。

“这边走。”她捏着鼻子，尖声细气地对自己说，模仿她最喜欢的《新科学怪人》，朝下面走去。她的脚步踏下去无声无息。

管道上布满冷凝水，看上去光光滑滑的，但奇怪的是那些水珠并不滴落下来，空气里也没有霉味或腐臭。她松开鼻子，吸了第二口气，顿时意识到没有必要继续捂着鼻子了。

她顺着满是管道、通气管和电线的狭窄过道往前走，突然看见一道光照在路上，便停住了脚步。光很亮，却像月光一样苍白。看上去仿佛是从那只旧锅炉后面透出来的，锅炉没有人用，冷冰冰的。她朝后面一看，发现墙角有一个房间，门玻璃上正刻着1313。

夏洛特开始感到有些紧张了，不是因为那个办公室透着不祥，或里面射出的亮光透着寒意，而是因为她没有实行她给自己强加的计划。这个小小的弯路占用了太多时间，而这些时间她本来是打算用来接近，呃，“了解”达蒙的呀。不过，她想起来并不觉得恼火，只觉得很好奇。

“这肯定是大学先修测验 报名的地方！今天会不会运气比较好呢？”她恍恍惚惚地问自己，一边冲进了门，像《校园风云》 里的翠西?弗里克那样风风火火地奔到柜台前。

她首先看到的，是接待台上放着一台破旧的晶体管收音机和几只花瓶，瓶里的花已经枯萎了。她首先听到的，是轻轻播放的泰瑞?杰克斯 的歌“阳光下的四季”。她不太熟悉这首歌，此时此刻，听着它在这样一个寂静、潮湿的地方，在湿度很大的空气里隐隐回荡，她觉得很难想象这首歌竟然能轰动一时。即使是在七十年代。

第12节：痕迹(3)

没劲，夏洛特想，她左右张望，用手指敲击着柜台，希望有人能听见。

“喂，有人通知我来这间办公室！我是夏洛特?厄歇！”她终于忍不住朝办公室后面嚷道，希望能引起什么人的注意。

一位秘书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她梳着一个乱糟糟的发髻，穿着一件带花边的维多利亚风格的高领衫。

“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嚷嚷的。我没想到要往下看。”夏洛特说。

“谁也不会想到，亲爱的。”秘书讽刺地说。

秘书没有跟她正眼对视，便递给她一个带弹簧夹的写字板，上面夹着一摞文件。

“给，把这些填一填，别忘了……”秘书话说到一半顿了顿，把夏洛特拉到自己面前，就好像要给她提一个非常宝贵的建议似的，“……别忘了把我的钢笔还给我。”

夏洛特被秘书的古怪行为弄糊涂了，接着她想，如果这个女人有个“好人缘儿”，就不会呆在一所中学的地下室里，与世隔绝，独自工作了。

没等夏洛特提出她的第一个问题，秘书就把窗户重重关上了。夏洛特把写字板上的文件整理了一下，走过去打算坐在一个女生旁边，这女生有一头长长的、橘红色的卷发，穿着一件鲜艳的凯莉牌绿色套装。夏洛特觉得她刚才进来时这女生好像不在这儿，但是她那会儿心不在焉，所以不能肯定。

夏洛特把手里的文件翻了翻，然后转过头去，想跟女生对视一下目光——没有成功。

“你好，我叫夏洛特。”她试探地说，把手伸过去想跟女生握手。结果……没有反应。

对方好像是聋子，或至少对她不感兴趣，那女生只顾低垂着眼睛，埋头读书。夏洛特对这种怠慢早就习以为常，然而这是一位陌生的女孩呀！事情难道真的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吗?

她决定用自己的热情来冲淡这种冷漠，又把手往前伸了伸，但女生继续看书，对夏洛特?厄歇的欢迎仪式根本不予理会。夏洛特想，也许这女生已经跟学校里的另一位同学成了朋友。也许她是暑假里搬到这里来的，而那位“学校里的朋友”跟她谈到过夏洛特。不对，不可能是这样。夏洛特无法想象有人会在暑假里谈论她——哪怕是说她的坏话。

一阵沙沙的声音传来，把夏洛特从她的白日梦中惊醒。这声音有点像乐队室的人在练习长笛独奏。夏洛特环顾四周，怎么也找不到这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她把手指塞进耳朵里，绕了几圈，希望这声音能够停止。然而没有，于是她尽量不去理会它，重新把注意力转向那些表格。文件第一页的顶部印着“新同学”几个字。

“呵，这就是说，我下学期能在大学先修测验班上课了！”她骄傲地大声说，希望能引起那女生的注意。

第13节：痕迹(4)

她怀着兴奋的心情，开始迅速地填表。

她纤细的手指以闪电般的速度滑过那些问题，逐渐变得警觉起来，大声把它们念了出来：

“全名，出生日期，出生地，性别……”

“性别？……是啊，没错！”夏洛特大声说，再次想引起女生的注意，还是没有成功。

“器官捐献？”夏洛特念道，感到脑子不那么晕眩了。“哎呀，他们什么都需要知道呢。”

她继续以最快的速度填表，填到表格最后，她的耐心也差不多快用完了。最后一栏写的是“C.O.D. ”。

“C.O.D.？”夏洛特大声说，此刻她心里已经很着急了。“货到付款？我进大学先修测验班不应该付钱呀。这是公立学校。”

她让那一栏空着，走过去把文件和钢笔还给秘书，秘书递给她一个写着夏洛特名字的标牌，上面拴着一根很小的橡皮圈。

“这是你的身份证。”秘书口气很冲地说。

“噢，谢谢。”夏洛特回答，她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的身份证，但是又不敢问。

夏洛特把标牌从秘书冷冰冰的、攥得很紧的手里抽出来，套在自己的手腕上。虽然紧得要命，但她没有摘下来，也没有说一个字。

秘书在夏洛特的文件上盖了个“接收”的章，然后走向一个巨大的不锈钢文件柜。

“好吧。还有一件事……我需要你核实一下……”她停住话头，转过身去，毫无表情地拉开一个大抽屉。“……核实一下这是你，还有你名字的首写字母。”

夏洛特怔住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看到的情景。在她的眼前，竟然是她的那具无声无息的尸体，一动不动地躺在一块金属平板

上，肤色都发灰了，仍然穿着她上学第一天的那身衣服。她想要晕倒，但全身都不听使唤了。

她第一次感觉到这房间里的寒意在她的肌肤上蔓延。她抓住手腕，试了试脉搏。什么也没有。她把两只手掌都按在胸前，感受心跳，她的心此刻应该怦怦狂跳才对。然而没有心跳。她觉得恍恍惚惚，心里打着哆嗦，走到尸体跟前，小心翼翼地捅了捅那两条胳膊和两条腿，希望能看到一点反应。还是什么都没有。最让她无法承受的是：她口袋里露出一包开了口的熊宝宝钙片，而那个凶犯、那个罪魁祸首就装在一只密封塑料袋里，用别针别在她的胸口。这不是恶作剧。这就是她！

“C.O.D.……死亡原因。”秘书告诉她，一边指着钙片，脸上绽开了一个笑容。

夏洛特退缩着，想要远远离开那具尸体，不料脚下一绊，撞到桌上一台巨大的工业用的金属电扇。电扇正好落到她的手臂上，把她的手卷进了叶片。

第14节：痕迹(5)

夏洛特无奈地、眼睁睁地看着她的手指一个接一个地被旋转的利刃拦腰切断。她的断指四下飞舞，散落在房间各处。她紧紧闭上眼睛，等待剧痛袭来，等待令人恶心的热血喷涌而出。然而她没有等到。

她觉得很奇怪，便鼓起所有的勇气，慢慢地、慢慢地睁开双眼。她看到，她那本该支离破碎、血肉模糊的手，却是完完整整，一点儿也没有受伤。她把手举起来，仔细看了一遍又一遍，完全呆住了。

就在夏洛特焦急地想要理解眼前这种不真实的现实时，等候间的那个女生走了过来。

“没有什么再能伤害你了。”女生不带任何感情地说。“我叫帕姆……你已经，是啊，你已经……”帕姆一边说，一边弯腰扶夏洛特站起来。

“不，求求你不要说了……”夏洛特恳求道。

“……已经死了。”帕姆对准夏洛特的耳朵轻声说。

她的话，像一股猛烈的寒风，吹进夏洛特的耳朵，吹进她的大脑，使她从迷迷糊糊、恍恍惚惚的状态中慢慢清醒过来。她再次打量着这个房间，就好像有人给她这一天的经历按了“回放”键。她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几乎是第三者的角度看到一切，注意到了一些以前没有注意的东西。

一切都很清楚。广播里的通知，冰冷的地下室，“等候间”。她环顾四周，开始留意她刚才没有留意的细节，比如秘书指甲上那种不自然的蓝莹莹的颜色，后面那个像停尸房一样的文件柜，还有审讯室般的灯光。当然啦，还有那颗熊宝宝钙片。

夏洛特拼命扯着嗓子大叫，但嘴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喊叫，只有在极度的恐惧之中才能发出来。

“你已经死了。”这句话在她脑海里回响，震得她的灵魂咔咔作响，她跑出了房间，跑进了楼梯井。

第15节：为什么是我？(1)

第四章

为什么是我?

我们的所见所感

都不过只是梦中之梦

——爱德加?爱伦?坡

命运是最好的防御机制

想到宇宙井然有序，令人感到宽慰，省得用许多时间精力去解释无法解释的事情——特别是对自己。夏洛特慢慢地不再怀疑，而开始认命了。这样肯定比较轻松——更重要的是，这样对她有好处。她认命，因为她不得不认命。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夏洛特一遍遍地追问，虽然内心隐约知道不会有答案，但她希望，她把这个问题反复说出来，就能逐渐弄清她现在的情况，说不定就能找到解决的方法。她做三角学作业时就是这样的，对着自己把题目一遍遍地大声念出来，问题便总能引刃而解。她很为她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感到骄傲。

她想起一件事，大多数人心脏病发作都在星期一，每个星期的第一天。而她死在开学第一天，就在一切都开始对她有利的时候。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在命运安排她和达蒙成为实验搭档之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她需要答案。

夏洛特一路尖叫着冲上楼梯，穿过那道没有标记的门，进入走廊，却突然看见帕姆就在她前面，她赶紧刹住脚步。她想，如果她跑得够快，或许就能摆脱这个生死不明的噩梦。

“你不可能逃脱……”帕姆平心静气地说，夏洛特惊得说不出话来，掉过身来，拼命逃窜。她转过刚打过蜡的走廊拐角，发觉她的脚步没有回音，也听不见橡胶鞋底在地上摩擦的刺耳声响。

每次转过一个弯，砰！——帕姆总在那里。夏洛特去抓自己的胸口，接着想起那里已经没有东西可抓。她的心不跳了。她的胸膛就像一个空洞，里面包着一块冷冰冰、硬邦邦的石头。

“你不可能逃脱……”帕姆又说一遍，夏洛特惊慌地逃走了。

夏洛特拼命摆脱那个幽灵的时候，现实逐渐把她包围，她本能地朝物理课教室跑去。要想弄清答案，还有什么地方比案发现场更好呢？夏洛特跑进教室，发现脚下跨过了什么东西，却又不能肯定那是什么。她转过身，低头一看，是粉笔画的一具尸体轮廓。她的尸体。

“一具空壳。这就是他们将会记住的我的形象。”她沮丧地想，一边端详着面前这个没有特征、没有性别，草草画出来的、像姜汁饼干一样的人形轮廓，这便是她在霍桑中学同学们心目中留下的最后的、永久的印象。

不错，这就是案发现场。这桩案子针对的是所有社会不公平现象。这桩案子针对的是人类。社会等级制度就那样明明白白地躺在地上，任人践踏。

死亡已经够恐怖的了，而死得这样悲惨、这样愚蠢……被一颗小熊形状的、软乎乎的胶状钙片呛死，这种奇耻大辱，实在是夏洛特无法忍受的。这会证实他们已经对她形成的所有看法，并使她对自己的最大担心变成现实。她甚至不会好好地咀嚼。

除了再小小地惩罚一下自己之外，还能做什么呢？于是，她仰面躺在地上，摊开四肢，让自己正好嵌在那个粉笔轮廓里，摆出一副投降的姿势。可以说像一个病恹恹的雪中天使。

在那短短的一秒钟里，一切似乎都显得有点儿滑稽。残忍的、带讽刺意味的滑稽。这是她遭遇过的一系列令人难堪的恶作剧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合适的一个，她对此已经见怪不怪。威德盖先生说得对。命运介入了她的日子、她的生活，但并不是像她希望的那样。一点也不是。

“上帝肯定是很有幽默感的。”夏洛特抬眼望着上方说。

说到“上帝”，她脑海里闪过一件不那么滑稽的事。她还没有看见过上帝，也没有听到过上帝的消息。最好还是保持镇静，她谨慎地想，此刻每件事情都很重要。

她一辈子都被人评头论足。还能有多糟糕呢？想到她的运气越来越不好了，她不由得要赶紧从教室地板上爬起来。

第16节：为什么是我？(2)

夏洛特坐起身子，停下来悲哀地凝视着粉笔轮廓，就像对着坟墓默哀，然后她慢慢地朝门口走去。她重新来到走廊里，看到帕姆指着什么东西——那模样就像那些圣诞节的什么幽灵，这使她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是她的锁柜。七号锁柜。

“是啊，多么幸运的数字。”夏洛特说，语气里透着嘲讽。

锁柜用警示带封得严严实实。没有其他孩子动过的痕迹，这实际上特别让人感到屈辱。这就意味着，没有人对她的东西——对她这个人——感到好奇，想要偷点什么。她走开了，一条警示带粘在脚上，就像一张不听使唤的手纸。

“这不是真的。”夏洛特呻吟道，她用手捂住眼睛，希望眼前的一切消失。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帕姆又出现了，但是夏洛特不像刚才那么惊慌了。“我……我死去多长时间了？”她小心翼翼地问。

“具体我也不知道，”帕姆不带表情地说，“在这里，时间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你是说，我可能……死了……比如说，已经死了一千年了？”夏洛特沉思地说。

“恐怕没有。”帕姆说，然后又默默地指着一个地方，这次指的是一扇窗户。“看。”

夏洛特望着窗外学校对面的停车场，她的一群同班同学聚集在一辆面包车周围，就在这时，大喇叭里又传出另一则通知。

“同学们请注意！如果有谁愿意参加夏洛特?厄歇的追悼会，请到院子里来报名。车子很快就要开了。”

夏洛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还有可能的话，她恐怕早已热泪盈眶。院子里居然有一小群人等着登上班车，去参加她的追悼会。

难道死亡使她变得出名了？超出了她的想象？各种可能性在她的脑海里飞快地闪过。追悼会上他们会怎么说她？她是否能奢望会有人

哭泣？社区里会不会有人流露真情？官方哀悼日。她内心充满了期待。这突然变得那么……激动人心。

事情有了更加令人困惑的进展，把夏洛特从她的白日梦中惊醒。人群中竟然出现了佩妮和两个温蒂——而且都在哭泣！夏洛特真是不敢相信。莫非这便是天堂？也许她现在就像那些作家和画家，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才受人尊敬？死亡使她变得完美了。就连一向最瞧不起她的人也把她当成了楷模。说不定达蒙现在也会想念她呢。

这些令人安慰的想法持续了一会儿，夏洛特骄傲地挺起了她扁平的胸脯。然而，吸引佩妮和两个温蒂的并不是哀悼的情绪，而是学校通讯社的照相机和采访本，以及可以早点放学的承诺。夏洛特振作起精神，透过敞开的窗户倾听记者的提问……和佩妮的回答。

“我昨天午饭的时候还吃了半颗熊宝宝钙片呢。”佩妮“泣不成声”地说，一边用法式修剪的食指指尖矫揉造作地擦着她的眼线膏，同时不断在萨姆的视频监视器里偷偷欣赏自己的妆容。“差一点死的就是我呢！”

第17节：为什么是我？(3)

“她是个熊宝宝钙片的幸存者！”温蒂?安德森像政治评论家一样尖声尖气地对那些记者说，两个温蒂都扶着佩妮，拼命想安慰她。

就让佩妮自私地假装受害者，不择手段地抢镜头，利用她的追悼会大出风头吧！夏洛特一方面恨得要死，另一方面却也十分赞赏，甚至羡慕。夏洛特很难弄清楚，佩妮是觉得不能让别人大出风头呢，还是无法让一个宣传自己的大好机会白白浪费。她想，不管是那种情况，结果都是一样。一切都围绕着佩妮。

通讯社的机会结束了，摄制组把器材收拾起来，佩妮又指挥两个温蒂向当地公共有线频道TiVo展开攻势，这时夏洛特注意到其他懒惰的学生把胳膊伸进双肩背包，像背着降落伞一样，互相举手击掌，庆祝这一天提早结束。是啊，他们是在意的。他们在意的是能够逃学。

“现在看看吧，”夏洛特从窗口转回来，说道，“我已死去并被人遗忘。”

帕姆注视着她开始崩溃，什么也没有说。夏洛特在为自己感到悲伤，这是正常的，同时情绪也会异常波动。至少帕姆不用担心夏洛特会想念她的家人。十几岁孩子死后都不会想念家人。他们太过自我中心了。

夏洛特那令人讨厌的失败者的自我又开始浮现，她的口头禅“为什么是我？”变成了“为什么不是我？”。没有必要再追问了。暑假结束了，所有的一切，真的是所有的一切，都失败了。

“为什么佩妮就不能遇到点儿倒霉的事呢？”夏洛特怨恨地嚷道。“也许会的。”她希望。“可是，”她继续往下说，跟自己辩论开了，“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佩妮这样的人身上，肯定会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不是吗？熊宝宝钙片会从货架上拿下来。国家会召开关于熊宝宝钙片安全问题的听证会。CNN会宣布熊宝宝钙片是新的禽流感。媒体会出现关于熊宝宝钙片危机的大量报道。更不用说每年都要举行电

视转播的追思会。达蒙会一辈子隐姓埋名地给她的墓地送红玫瑰，每星期送一次。霍桑中学会为了纪念她而重新命名。教堂的钟声会敲响，纪念她死去的那个时刻。不是为了她生前做过什么，而是为了她就是她。她会成为一个英雄。”

夏洛特就这样不停地对帕姆唠叨着，顾影自怜地抱怨着。

“……而我呢？”夏洛特在心里说。“我是一个粉笔画的轮廓，人们不是跨过，而是直接在上面踩踏。在权威人士眼里，我是个制造麻烦的人。一堆文件，甚至得不到片刻的安宁。”

她觉得受了欺骗。

“你过来了吗？”帕姆问。

“差不多了。”夏洛特说。

“别着急。”帕姆回答，声音里第一次透出了一些同情。

第18节：为什么是我？(4)

但是引起夏洛特注意的，是她听到的另一种声音。一种若有若无的口哨声。就像她在办公室听到的那种。此刻，这声音的来源已经确切无疑。

“你嘴里发出的是什么声音呀？”夏洛特问。

“让我正式地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帕姆说着，把手伸给了夏洛特，“我叫短笛帕姆。”

“短笛？”夏洛特咯咯笑了起来。

“这是我的亡灵名字。”帕姆回答。

“亡灵名字？”夏洛特问，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便又一次感到被排斥在外。

“是啊，就像有些人得到的绰号，不过它一般都跟我们的死亡方式有关，”帕姆说，“并不是马上就能得到的。你不用往心里去。”

她怎么可能不往心里去？夏洛特想到她的“亡灵名字”会是什么，想到一个愚蠢的亡灵名字将会带来的永远摆脱不掉的耻辱，心里感到越来越沮丧了。

“我叫短笛帕姆，因为据说我当时正参加乐队的全国巡回演出，不小心把我的短笛吞了下去。”

“哦，我真为你难过。”夏洛特说。

“是啊，我也很难过，但至少我当时是在做一件自己喜爱而且特别擅长的事情。”短笛帕姆回答。

“是啊……”夏洛特轻声说。

“我是在独奏演出的时候死的，所以谁也不会忘记。这才是最重要的。”短笛帕姆骄傲地补充道。

“是啊……”夏洛特惶惑地只会重复这一句。她显然不知所措，焦急地想弄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

短笛帕姆微微一笑，伸出胳膊抱住了夏洛特。她使劲搂了夏洛特几下，想让她高兴起来。

“并不是特别糟糕呀，”帕姆开玩笑地说，“换个角度看一看吧，至少你不用再剃汗毛了！”

夏洛特仍然不能肯定上帝是不是有幽默感，但帕姆肯定是有的。

“还不算糟糕吗？”夏洛特气得眼珠子都突出来了，说道，“别人永远都会知道我是个‘噎死的人’！”

想到这里，夏洛特心里更难过了，觉得嗓子发紧，她咳了几声，好像得到了什么信号一样。

“别惦记着名字不名字的了，”帕姆说，想消除夏洛特的不安，“此时此刻，你需要的是熟悉情况。”

帕姆抓住夏洛特的手，把她带走了。

第19节：死亡模型(1)

第五章

死亡模型

幽灵是没有走完旅程的人

——希尔维亚?勃朗宁

时间会说明一切

过去已无关紧要——它是一扇关闭的门——而不是把她领入现在的事实。现在完全不能确知，是一个充满惊恐、怀疑——和不安的地方。但是未来会平息那些恐惧，使过去和现在都变得可以忍受。未来是夏洛特所有希望和梦想存活的地方。而她现在还被排除在未来之外。

夏洛特还有那么多事情想做，还有那么多工作想完成。她还想再看到一次降雪，再看到达蒙放学踢过一场足球之后红扑扑的面颊，还想再拿到一份成绩报告单。可是她想，每个人死的时候都有一张需要做的事情的清单。事情永远都做不完的。

再看一次降雪肯定不够，再看一次达蒙更是远远不够。夏洛特跟着帕姆穿过走廊时，脑海里便涌动着这些伤感的念头和一些其他的想法。

“你到底是谁呢？”夏洛特追问道。

帕姆看上去挺正常的，可是，万一她是某种变幻无常的魔鬼，被派来押送夏洛特去地狱的呢？那样的话，夏洛特恐怕就要面对永远把一块石头推上山之类的命运了。

“我是来帮助你的，”帕姆解释说，“一开始我们都需要别人帮助自己适应，从‘那里’到‘这里’的转变是非常艰难的。”

“‘这里’是什么，是何处？”夏洛特问。

“你想知道的一切，都会在熟悉情况的时候弄个水落石出的。”帕姆告诉她说。

“熟悉情况？”夏洛特焦急地问，失望地举起两只手。

没等夏洛特再得到更多的解释，帕姆便停下脚步，摆了一下脑袋，用这个姿势回答了夏洛特的问话。她指了指一间教室门后发出的淡淡亮光，什么也没说。

帕姆朝灯光走去，但夏洛特呆呆地站在原地。她目瞪口呆地盯着帕姆逐渐消失在那道亮光里，同时还朝夏洛特转过脑袋，满含同情地笑了笑，然后便被那道亮光完全吞没，留下了夏洛特孤零零的一个人。

“帕姆！”夏洛特紧张地喊道。“我怎么办……？”她的声音发抖，越来越低。

面对难以克服的困难，夏洛特却变得特别理智了，她经常都是这样。多多观察，推迟痛苦的来临。这是她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这就是了，夏洛特盯着走廊那头想道。

这一刻终于来了。她确确实实是死了——但她仍然不能让这个词从自己嘴里吐出来。她已经在办公室的平板上、后来又透过窗户在院子里看到了证据。她遇到了帕姆——她的灵魂向导和领路天使，随便怎么称呼吧。此刻又出现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标记——亮光。根据她学过的知识，事情差不多就应该是这样，所以倒令她莫名其妙地感到安心了。害怕还是害怕的，但不再感到意外，这就有助于大大抑制她内心的恐惧情绪。

实际上，她甚至开始感到有点儿得意。一直以来，每个人都想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而她现在知道了。她终于成了一个排外的——可以说基本上是排外的——俱乐部的成员。每个人都会死，但很少有人死得这么年轻，她替自己辩解，仍然希望感到与众不同。现在轮到她得意了。

第20节：死亡模型(2)

然而，不幸的是，她没有人可以告诉。她没有办法用这个信息去交换热门八卦新闻、晚会的邀请信，甚至一个假的身份证。这个秘密只能永远埋在自己心里，那些在她之前死去的人肯定也都是这样。凡是曾经面对过她眼前这种情形的人，都不可能把感受告诉活着的人，除了那些有过“濒死经历”的人，他们倒是喋喋不休地谈论所谓的“死后生活”，可是夏洛特突然对他们感到有点儿厌烦。

既然死亡这么美妙，他们为什么不干脆弄死自己，而不再唠叨个没完呢？她想。她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换取一张重返人间的车票，几次有效的心脏电击治疗，一位特别热心的医护人员或急诊医生。

“都是无能之辈！”夏洛特讥讽地笑了起来，心想这恐怕是她最后一次笑出声来了。

“谢谢你们，”夏洛特低声嘟囔，“我将会在这里……永远在这里。”

她勉强打起精神说完这句俏皮话，内心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帕姆刚离开了一眨眼工夫，却足够夏洛特在脑海里重新经历她以前经历过的每一次失望、每一次错误、每一次失败、每一次错失的良机。突然，所有那些经常被她嘲笑的俗套电影里的临终镜头，都显得不那么俗套了。

当然啦，她最后想到的还是那个最揪心、最惨痛的损失：达蒙。“结束”的概念已经在她的意识里形成。她明白了，本来一切都可能有所不同的，可是现在已经太晚了，过去的已无法改变。有一种感觉她心里没有，那就是“宁静”。

“生命都浪费在生活上了。”她引用别人的话说，一边开始顺着走廊，朝着“亮光”走去，慢慢地，试探性地，两个膝盖在打抖。

夏洛特走到近前，周身沐浴在耀眼的亮光下，沐浴在那份纯净中。她觉得自己像一枚信封，在一个明媚的夏日，朝着阳光张开。半

透明的。她的眼睛被照得完全看不见了，她可以肯定自己听到了天堂里传来的合唱声，那是在为她而歌唱。痛苦渐渐消失。

太美丽了……太宁静了，她想，陶醉在这无忧无虑的极乐时刻。

她看见细细的粉尘，像一个个缩微的闪光镜片，在亮光里轻轻地飘浮。她继续往前走，眼前看得比较清楚了。她分辨出一扇微微开着的门的轮廓。她紧紧闭上一只眼睛，却让另一只眼睛睁开一条缝，就像看恐怖电影时一样，走了过去，心里害怕，同时也感到好奇。

突然，她脚下踩到一根电线般的东西，重重地仰面朝天摔在地上，刚才那种如梦似幻的感觉便戛然而止。她倒地时，那神奇地召唤她的亮光也跟着倒在地上。此刻，亮光不再刺着她的眼睛，而是照着天花板了。

第21节：死亡模型(3)

她醒过神来，仰面躺在地上，努力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她慢慢地睁开双眼，眨了几下，让眼前的一切不再模糊。

她把脑袋左右转了转，才看清那亮光是一个固定在金属推车上的十六毫米的旧放映机发出来的。夏洛特曾经看见过一次这样的老古董，当时她被安排去帮助萨姆?沃尔福清理霍桑中学地下室的音像俱乐部的旧仓库。

她把脑袋微微地从地上抬起一点，看到了一幕最令她吃惊的景象：一大片密密麻麻的脚，上面都挂着脚趾标牌。夏洛特发现，她在办公室得到的那个标牌，也就是她使劲套在自己手腕上的那个，竟然就是她的“脚趾标牌”。原来这是一个教室，里面都是死去的同学。

没等她表现出恰当的兴奋，就有一个成年男子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迈克，把灯打开。”这声音说道。

靠近门边的一个男生把灯打开了，其实电灯亮不亮倒无所谓，因为即使不开灯，夏洛特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但她现在注意到了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这间教室。灯亮起来后，她才看到教室里的一切都这么……陈旧过时。

它完全是老式的，暗淡退色，尘封已久，看上去介于一家廉价旧货店和一间VFW 客厅之间。白色的橡木桌椅看上去都是手工雕刻，十分沉重，但每一件都不配套。黑板上挂着很久以前绘制的古代疆域地图。书架上蒙着破损绽线的天鹅绒帘子，里面塞满了过时的教科书和一套套不完整的百科全书。长长的黑色大理石台面上，陈列着化石残片和保存在甲醛里的动物尸体。

墨水笔、墨水池、封蜡和羊皮纸散落在被磨损的槭木地板上。在一个大台子上，放着色带、玻璃面的打字机，计算尺，信秤，指南针

和算盘，台子旁边是一台老掉牙的手摇留声机，还有一大摞布满划痕的七十八转的唱片。

夏洛特回身看了看门的上方，那里应该有一个钟，但她没有看到。她看到的唯一一件计量时间的仪器，是讲台上的那个沙漏，但里面的沙子已经不再流淌。夏洛特想起帕姆说过，“在这里”时间没有任何意义，看来她不是在说笑话。似乎这间教室里的每样东西都没有任何意义——不再有任何意义。看教室的布置，就好像上个世纪根本没有存在过。

怎么，没有日晷么？夏洛特想。

这里的摆设确实陈旧，但是让夏洛特感到震惊的，并不是它的陈旧，而是……那种死亡气息。她注意到的所有那些东西，包括那个放映机，都曾经是某个时代最流行的新生事物，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但它们很早以前就过时了，被替代了，或只是简单地被遗忘了。她以前只在PBS 电视节目或某个死去老奶奶的车库拍卖会上见到过这样的东西。

第22节：死亡模型(4)

这一切都给人一种特别恐怖而怪异的感觉。所有被遗弃的日常生活的碎片，似乎都陈列在了这里。用富有诗意的话来形容这个地方，可以说“永恒”，但是，用“过时”这个词可以更准确地形容这里的每一件东西、每一个人，显而易见、彻头彻尾的“过时”，包括她自己。

“谢谢你，迈克。”那个男人的声音真诚地说，这次夏洛特转过身去看他是谁。一只苍白的手伸过来迎接她，要扶她站起来。夏洛特迟疑地伸出手，抓住了那只手。

“啊，新来的学生，”他说，一边轻轻抓住她的手指，夏洛特恍恍惚惚地站了起来。“欢迎你。我是大脑先生，”他十分骄傲地一字一顿地说，“我们一直在等你呢。”

没等“学生”这个词在脑海里形成概念，夏洛特就完全被大脑先生的外貌吸引住了。就跟这间教室一样，大脑先生身上也有一种看不出时间的感觉，这既让人迷惑，又让人心安。他瘦瘦高高，彬彬有礼，装束打扮一丝不苟，就好像不是来教课，而是要去赴宴。实际上，他身上透出一种殡仪员的味道，穿着精工裁剪的黑西服和挺括的白衬衫，还系着暗红色的领带。

“请坐吧。”他热情地对夏洛特说。夏洛特疑惑地看了看大脑先生，然后环顾教室，寻找一个可以坐的地方。唯一一张空着的桌子在教室后排。跟拉拉队长选拔报名表不一样，这地方看上去是专门给她留着的。

“好的。”夏洛特兴奋地说，她想起只有最受欢迎的人才坐在教室后排。她骄傲地走到后排，坐了下来。

“好，全班同学，请允许我介绍夏洛特?厄歇。请欢迎她来到亡灵地带，或者，像我喜欢说的那样，来到特殊亡灵地带。”他开玩笑地说。

“欢迎你，夏洛特。”全班同学习惯性地一条声地说。

在同学们的欢迎声中，大脑先生被自己的玩笑逗得哈哈大笑，结果他的“假发”——代替了他的大部分头皮和脑壳——松动了，从脑袋上滑落下来，挂在那里，只连着一点点一碰就断的皮肤，在全班同学面前露出了他那海绵状的外脑丘。他很尴尬，赶紧忍住笑，把假发重新放回脑袋上，局促不安地捋了捋他的西服，正了正领带，清了清嗓子，假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从其他孩子那种无动于衷的反应来看，大脑先生的这种甩头动作不是一次两次了。

“怪不得呢……大脑先生……”夏洛特低声对自己说，算是解出了死后之谜里的一个小题目。

大脑先生走到黑板前，像一个正在祈祷的螳螂一样，脚步轻盈，后背微微有点驼——夏洛特专门留意了，大约在第五和第六根椎骨的地方——他开始讲课，一边充满激情地在黑板上写下一行文字。

第23节：死亡模型(5)

Non sum quails eram.（我不再是曾经的我。）

写完后，大脑先生用粉笔在下面画了一道横线，然后向全班同学做了个手势，就像交响乐指挥在一首曲子开始时所做的示意。全班同学得到命令，又一次一条声儿地念道：

“Non sum quails eram.”

夏洛特从来没有学过拉丁语，然而不知怎的，她居然知道，又是贺拉斯的话。

“死老师，死孩子，死诗人，死语言，”她低声嘟囔，“倒是蛮配套的。”

她试着跟她的同班同学对视一下目光，可是他们都把眼睛盯在大脑先生身上——就连帕姆也是这样。只有一个人例外：一个满脸怒气的女生，一头乌黑的短发，刘海剪得齐崭崭的，抹着退色的唇膏，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污渍斑斑的红色连衣裙，就坐在她的前面。夏洛特可以肯定她听见这个女生说了声“真差劲”，可是周围的每个人都仍然望着前面，嘴巴闭得紧紧的。

说谁呢？说我吗？夏洛特默默地想，左右环顾，寻找这句评论的源头。

“没错，就是你。”一个雷鸣般的声音在夏洛特的脑海里回荡。为了让事情更清楚，那女生猛地把脑袋完全转了过来，狠狠瞪了夏洛特一眼。夏洛特曾经见识过一些狠毒的眼光，但还没见识过这么狠毒的。

夏洛特惊呆了，她低头望着女生的脚，想看看她脚趾标牌上的名字，那上面写着“普鲁登丝”，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她只穿着一只鞋子。夏洛特盯着这只破破烂烂的玛丽珍 鞋，想起了她短短一生中看到过的所有恐怖的新闻报道。在一次致人死亡的肇事逃跑案中，记者叙述这场事故的可怕细节时，出现的唯一一副画面是马路上一只孤零零

的鞋子。那只鞋子——那只特定的鞋子——成为久久萦绕在人们脑海里的画面，使人们感同身受。那只鞋子属于某个人。那个人那一天穿了那只鞋子。那个人那天早晨把它穿在脚上。那个人穿着那只鞋子要去什么地方，那只鞋子准备把那个人带到需要去的地方，结果，它现在孤零零地躺在马路中央。一个临时的坟墓。

“好，你看见了，为了你的到来，我正在准备用电影放映机放一部‘熟悉情况’短片，给你一些启蒙教育——可以这么说吧？”大脑先生解释道。

他走到放映机前，把它从地板上搬起来，把胶片装在上面，就在这时，学校的火灾警报器响了起来。

听到这刺耳的警报声，夏洛特本能地朝门口冲去，其他人却都无动于衷地坐在座位上。迈克正在随意地快速弹奏着空气吉他，他一把抓住夏洛特的手腕，不让她逃走。夏洛特惊呆了，但立刻明白过来，迈克并不是想阻拦她，而是想保护她。耳塞深深地塞在迈克的耳朵里，但耳塞上并没有连着什么。

第24节：死亡模型(6)

“你已经离开学校了。”迈克说着，用双腿使劲地跺着节奏，就好像在操纵两个地鼓似的。

“这是习惯的力量。”夏洛特回答，“你耳朵里塞着那些玩意儿，也能听见我说话吗？”

“听得见。”迈克回答，声音有点太响。

夏洛特被迈克拦住了，但是痛苦的回忆还是像潮水一般突然涌入她的脑海。也许这只是一次火警，是她记忆中的日常生活的一点小小片断，但是那种伤痛，就像截肢手术后的幻觉痛 一样，仍然一直存在。

短笛帕姆走过来，向迈克正式介绍了她。

“这是金属迈克。他考驾驶执照的时候把音响开得太响了，”帕姆解释道，“他……他的注意力受到干扰，结果不太理想。”

“噢，他就是因为喜欢听重金属音乐，才得到了这样一个死亡名字？”夏洛特问。

“不是，”帕姆纠正她道，“他得到这个名字是因为听音乐要了他的命……而且那次车祸使他脑子里有了金属碎片。”她说。

“我通过了吗？”迈克问短笛帕姆，一边用手指拨着他想象中的双颈式低音电吉他。

“他总是这么问。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所以我就对他说他通过了。”短笛帕姆低声对夏洛特说。

“通过了，迈克，你通过了。”短笛帕姆用她最富有同情心的口吻说，这似乎使迈克和夏洛特都感到很欣慰。

迈克放开夏洛特的手腕，短笛帕姆陪夏洛特走回她的课桌。夏洛特一边走，一边低头看那些孩子的脚，寻找他们的名字，并从他们的鞋子上知道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信息。

“迈克”穿着工装靴，这是不用说的——两个大脚趾头都露在外面。“杰瑞”穿着嬉皮士风格的勃肯鞋 。“阿比盖尔”浑身像个落汤鸡，穿着夹趾拖鞋——她的脚背和赤裸苍白的双腿上青筋突起。夏洛特忍不住微微抬起目光，看到这个女生身上穿着一件学校发的游泳衣。“苏兹”光着两只脚，身上布满了一道道深深的伤痕。她紧张地看看别的孩子是不是在注意她，然后用一根指甲尖尖的手指捅进自己的伤疤。夏洛特假装没有看见。

这些孩子一个比一个恐怖，但是，在这间教室的环境里，他们倒都显得很相称。夏洛特想，我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样？我是不是也“相称”呢？

实际上，自从“到来”之后，她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同，除了喉咙里有点“不适”。她还是原先那个又高又瘦、别别扭扭的怪物吗？她脑袋上还是那一蓬乱糟糟的头发吗？她以前需要用上超市货架上所有的各种护发素、柔顺剂和定型液才能使它们服帖。

“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一定有许多问题……”大脑先生似乎猜出了她的想法，说道，一边打开了放映机的灯。

第25节：死亡模型(7)

“是啊，我有个问题，”夏洛特还没来得及开口，杰瑞就插嘴问道，“我们还要把这部片子再看一遍吗？”

“没错，颓废派，”普鲁登丝不客气地说，“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吗？我们要一遍又一遍地看它，直到它深入你的——还有其他每个人的——脑死亡的脑袋里。”

普鲁登丝——似乎同班同学都称她为普鲁——这么一说，这个话题便结束了，不仅对杰瑞如此，对全班同学也是这样。当然啦，夏洛特还意犹未尽。夏洛特简单狭隘的脑子里有一个特别的问题，没等她想好怎么组织语言，这个问题就脱口而出了。

“你知道这会给我的物理课带来什么影响吗？”她问。“我今天刚刚选好我的实验搭档，我不愿意留下他一个人没着没落的。”

听了夏洛特这番天真的话，全班同学一下子哄堂大笑——只有普鲁例外，她简直无法克制自己的厌恶。

“噢，上帝……我们这儿还有个‘活人’呢。”普鲁讽刺地说，翻了翻眼珠。

夏洛特沮丧地坐进椅子里，意识到她刚才说的话在别人听来肯定显得特别无知。可是这又怎么样？他们不认识她。他们不了解她的情况。她仍然想知道达蒙的消息。真奇怪，她似乎只想知道达蒙的消息。

“好了好了，我们开始放映这部片子，如果还有什么火葬场——”他停下话头，咯咯笑着欣赏自己的机智诙谐——“我是说还有什么‘不清爽’，可以再进行讨论……”

大脑先生把一本书传过来给她。书名是《死后》。

“这本书是给你的，夏洛特，”大脑先生热情地说，“为了让你把功课赶上来。”

“功课？”她问。

夏洛特打开书，开始浏览目录。在大脑先生开动放映机时，她大声读出每一章的标题。

“‘飘浮’？‘遥感致动’？‘时期转换’？‘远距传物’？”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读到的东西，但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不再感到震惊。她快速地浏览着这本书，这时迈克把灯光调暗，电影开始了。这是一部五十年代风格的工业电影，画面闪烁不定，有五——四——三——二——一的倒计时，还有道学家一般的画外音旁白。

笨蛋杰瑞——就是穿勃肯鞋的那个家伙——已经睡着了，不过眼睛还睁着。他打呼噜的时候，夏洛特从眼角看见短笛帕姆轻轻地探过身去，把他的眼睛合上了，就像对待一个刚刚死去的人一样。

多可爱啊，夏洛特想，被帕姆的善良所感动。

“你最好专心一点，厄歇，”普鲁用鞋子重重地跺着地板，警告道，“我们是为了你才重看这部片子的。”

“我知道。”夏洛特回答，然后便咳嗽起来。要求去医务室的想法在她脑海里闪过，但是好像不会有多大用处。

第26节：死亡模型(8)

帕姆满脸严肃地从那头看着夏洛特，似乎提醒她别把普鲁给惹急了。从目前的情形看，已经来不及了。在“这里”，普鲁是死亡地带的蜂王，或者更糟糕，是黄蜂，夏洛特已经领教了被蜇的滋味。

但是夏洛特仍然弄不明白，普鲁为什么这么讨厌她。普鲁几乎没有时间注意到她，更不用说对她产生反感了。在霍桑中学，有些孩子需要整整一个学期才开始回避她。她对这个统计数字感到挺得意。可是这个普鲁，竟然一下子就对她产生仇恨，而且是刻骨的仇恨，比她那副表情和她说出的话更深的仇恨。

银幕上，出现了一个花冠形的徽章，同时伴有一首老派的主题音乐。

一位五十年代的少女出现了，短短的卷发，穿着一条海军蓝的裙子，平底鞋，浆洗得硬邦邦的白上衣。

一个男解说员的声音在呼唤她，“苏珊?简？苏珊?简？”

苏珊?简东张西望，寻找声音的来源，似乎被教室里的环境和她手中的课本弄得不知所措。

“苏珊?简很快就会发现，尽管她已经死了，她也必须毕业。”解说员说。

苏珊?简露出一副失望的表情。

夏洛特忍不住做出同样的反应。

“学校？”夏洛特问。“真是太棒了，生活来了一个大喘气，你死了，然后生活接着喘气。”

“我死了，但没有聋。”大脑先生说，提醒她不要做声。

夏洛特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里，继续看电影。

“你感觉怎么样，苏珊?简？”解说员问。

“我想还好吧。不过经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觉有点怪怪的。”她回答道。

“这里面是有原因的，苏珊?简。”解说员说。

接着，银幕一分为二，出现了两个苏珊?简：一个活着，一个已经死了。两个苏珊?简看上去一模一样。

“这里有苏珊?简的两张照片，”解说员指出，同时有一个红色小箭头指向她的“之前”和“之后”。

“从外表看，你会说没有什么区别，其实她的身体内部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解说员继续说道。

突然，银幕上的两个身体变成了轮廓，其中一个用几百个红色小箭头显示着血液循环和内脏活动，另一个则没有。

“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苏珊?简的肉体不再工作了，但肉体不工作并不意味着她没有工作要做。”他大声说。

镜头推到一本《死后》教科书上，封面打开，翻过去几页。映入眼帘的题为“死亡入门”的一章。书上画着两个线条简单的男孩。一个看上去是五十年代那种衣冠楚楚、又有礼貌又听话的少年，头发上抹着发乳，另一个则叛逆一些，是五十年代那种衣冠不整、头发蓬乱、有点呆头呆头、不太听话的少年。

第27节：死亡模型(9)

“这是比利，”解说员介绍那两个“人物”，“这一个，就是布奇。”

“活着的时候，比利和布奇都是超级粘球的人，他们都必须自己跑垒得分，成为教练最喜欢的球员，成为球队的超级球星。现在，他们已经死了，必须学习做一名‘队员’，这种转变是很难完成的。”

影片上显示这两个“人物”出现在学校操场上。有两组人分别在进行棒球比赛，一组是活人，一组是死人。镜头对准那组活人的比赛，记分牌上显示比赛已经进行到最后一局。

“今天，布奇和比利要通过一场简单的棒球比赛，学会掌握遥感致动。”——解说员介绍道，银幕上出现了辞典上“遥感致动”的词条——“一种最基本的精神能力。”

球朝发球区滚去，然后被重重地抛向外场。布奇采用遥感致动，让球越过外场手的头顶，这样外场手就可以把球接到，没想到却让对方跑垒得分了。输球的队员对外场手大为不满，气呼呼地、垂头丧气地离开了球场，布奇留在原地，手里拿着球，心里难过极了。布奇把球扔掉，大步走向他的摩托车，感到既恼火又羞愧。

“怎么回事，布奇？看来你刚才做得不对嘛。”解说员奚落道，布奇匆匆地骑车走了。

与此同时，输了比赛的外场手孤零零地坐在板凳上，伤心哭泣。

“现在看看比利。他跟另一批死孩子一起比赛。”解说员兴致勃勃地大声说。

在死人球场上，每个人都在同样的比赛位置。比利打的是第三垒。球朝发球区滚去，然后被重重地抛向第三垒和游击手之间的内场空隙。比利朝球做了个动作，用他的力量把球引到游击手的手里，而不是自己去接球。游击手完成了一个双杀！比赛结束，比利的球队赢了！观众们热烈欢呼。喜气洋洋的队员们得意地围成一圈，举起双手，庆祝胜利，比利被人群高高举起。

“这就对了，比利！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解说员说。

“为什么布奇没有成功，而比利却成功了呢？是这样，布奇还没有摆脱他的老办法，还想用他的力量让自己继续跟活人保持联系，可是比利，是啊，比利克服了他的自私，用他的力量领导他的球队走向胜利。”

这两个“人物”不见了，银幕上又出现了苏珊?简坐在她那张旧木头课桌旁。

“好了，苏珊?简，你是布奇还是比利呢？”解说员问道。

苏珊?简耸了耸肩膀，这时那两个“人物” 出现在她身边。比利毕业了，布奇的成绩单上写着一个大大的“不及格”。

“记住，这些特殊的能力必须只用来解决问题，让自己顺利完成转换。你们的老师会‘辅导’你们掌握技巧，但用得合适不合适，就是你们自己的责任了。”他说。

音乐缓缓响起，教科书《死后》合上了，封底上印着一个字：“完”。

迈克把灯光重新打开，电影胶片盘“啪”地撞在放映机的金属上。

“有问题吗？”大脑先生专门对着夏洛特问道。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夏洛特问。

“每个同学到这个班里来都是有原因的，”大脑先生说，“你们都有一件未竟的事宜，需要把它完成了才能继续前进。”

铃声响了，夏洛特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她不敢肯定如果她站起来，会不会像刚才听到消防演习时那样再出一次洋相。看到别的同学都开始离开教室了，她才收拾好东西，跟着他们出去，一边思索着大脑先生刚刚说过的话。

“同学们！家庭作业。今天晚上在霍桑宅第召开宿舍会议。七点整，不得缺席！” 同学们向着自由奔去时，大脑先生冲着他们的背影嚷道，。

家庭作业？夏洛特想道。

第28节：死亡和约会(1)

第六章

死亡和约会

那里有一道美丽的风景，

却没有人能够看见。

因为岛上的每个人都在说：

快看我！快看我。

——劳里?安德森

识别自我

夏洛特从来弄不清自己到底是谁，以前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但她总是很清楚自己希望是谁。关键是，在中学里，谁也不想知道你是谁，他们只想知道你不是谁。那样一来就很容易分类归档了。她一直被归为“小人物”一类，但如果她有决定权的话，这一切都会改变。她准备通过另一个人的眼睛去看世界。谁都行，只要不是她自己。

佩妮的妹妹思嘉意外地被叫到校报办公室，去写一篇“某个死在学校里的女生”的讣告，这在她来说是第一次。她朝校报办公室走去时，心里紧张不安，既因为这项任务，也因为要去跟费罗萨先生打交道。那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伯式的人物，煞有介事地办着学校的那份小册子，是啊，是校报，就好像那是《每日星球》。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肯辛顿？”费罗萨先生不耐烦地说，“已经到了发表这篇讣告的最后期限了。”

“我知道这里头藏着一句笑话，”思嘉说，“最后期限……讣告……”

费罗萨先生对思嘉的幽默感和她的拖延战术无动于衷。“你其实并不想做这件事，对吗？”

“是啊，既然你提到了，我不妨问一句，我在这里到底是做什么的？”思嘉问。“我应该是负责音乐评论的。”

“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吧，”费罗萨先生责备道，“你是一个天才笔杆子。”

“我从来没有写过讣告，”思嘉说话时透出令人吃惊的缺乏自信，“而且，我真的不擅长夸奖我不了解的人，或者夸奖我因为这个才了解的人。”

第29节：死亡和约会(2)

“好了好了，肯辛顿，你就破天荒为某个人做一回好事吧，”费罗萨先生粗声大气地说，“这就是那位……呃……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厄歇，对，今天上午厄歇追悼会上拍的照片。版面设计在电脑上。”他抓起他的草帽和粗花呢上衣，走了出去，把门重重地关上了。

思嘉坐在她的电脑前，盯着闪烁不定的光标。她脑子里一点念头也没有。为了寻找灵感，她戴上她那顶帽檐带出气孔的浅顶软呢男帽，打开装着追悼会照片的文件夹，却发现那些照片上空无一人。

“人都上哪儿去了呢？”思嘉说，声音里透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同情。

思嘉抽出警方报告，看了看装在官方文件袋里的一点少得可怜的材料。当她看到那张全班合影时，很是吃了一惊。

“哟，天哪，”思嘉脱口而出，“就是我那天对她态度不好的那个女生呀。”

思嘉对着照片仔细端详了一分钟，似乎是为了补偿她以前那么怠慢的那个人。她想，最好的致歉方式就是写一篇漂亮的讣告，虽然大概也就是一篇流水账。

“现在，你的生命在我手里捏着呢。”思嘉说着，开始写了起来。

* * *

夏洛特知道不仅要上学，而且还有吃饭时间，心里感到很安慰。吃饭时间可以离开教室的环境，得到一个喘气的机会。吃饭时间可以“暂时停止”一切，好好消化消化这一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但有一样没有停止，那就是普遍存在的等级秩序，它在学校的午饭桌上表现得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显。

夏洛特和短笛帕姆走进食堂时，这点没有逃过她的注意。夏洛特看到所有活着的孩子都跟平常一样闹哄哄地走来走去，尽情享受他们暂时的自由时光，她简直无法克制自己的惊讶。

霍桑中学的食堂总是让她想起沃尔马或西尔斯大型百货超市，分成许多不同的门类。很容易识别。没有很多人互相乱串。爱出风头的在这边，智商高的在那边，喜欢体育的在这边，吸大麻的在那边。在班级里，大家融合在一起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强制性的，因为座位是按照字母顺序安排的。但是在食堂里，你可以选择——还有什么比你坐在哪儿、跟谁坐在一起更能说明问题的呢?

一旦你断定了自己是谁，更确切地说，佩妮断定了你是谁，便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现在看来，原来她认为那么用心险恶、冷漠无情的事情，似乎是完全自然的了。也许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或者，是死亡缓解了她的嫉妒心。

“人不是磁铁。”夏洛特大声说，接着便意识到自己在走神，赶紧捂住嘴巴，想把这句话塞回去。

“别担心，”帕姆说，“他们听不见你说话。”

第30节：死亡和约会(3)

“永远听不见了。”夏洛特自嘲地回答。

她在食堂里穿行时，注意到里面的每个人都分到了第七节课的午餐。她觉得简直不敢相信。她活着的时候，吃的总是第六节课的午餐，现在居然吃上了第七节课的午餐。幸运的第七节课午餐！这是达蒙吃午饭的时间。哦，甜蜜的死亡！死亡至少带来了一点好东西。

夏洛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端着托盘走路的男生。实际上，那感觉就好像是从他身体里一穿而过。短笛帕姆眼疾手快，一把拉住夏洛特的胳膊，想避免这次相撞。

“不！”帕姆喊道。可是已经晚了。

男生呆住了，脸上掠过一种极度恐惧的表情，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仓皇四顾，然后丢下托盘，拔腿朝门口跑去。他的脸扭曲得那么厉害，看上去简直滑稽好笑。看到托盘掉在地上，食堂里的同学们又是鼓掌、又是大笑，用中学生特有的方式，让他感到彻底的无地自容。

“千万不要穿越活人！”帕姆责怪夏洛特说。

“你说什么？”夏洛特没有完全听懂。

“严禁以任何形式跟活人接触，”帕姆警告道，“我们大多数人来的时候就本能地知道这一点。”

帕姆这句出人意外的挖苦话，让夏洛特听了觉得很受伤害。

“为什么？”她率真地问，“我们能看见他们，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为什么他们感觉不到我们呢？”

“我们和他们共同存在，但是处在不同的现实中，”帕姆简单解释道，“他们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反过来也是这样。”

“对我来说倒是蛮有意义的。”夏洛特说。

“你没有看到刚才的情景吗？”帕姆问道。“把你的感觉藏在你自己心里吧，夏洛特。”

“好吧。”夏洛特怯生生地回答。

帕姆把夏洛特从午饭桌旁拖走了，她说，“我们在这边。”

“这边”是食堂里的另一条队伍，夏洛特以前从没有在这里排过。这支队伍专门留给死去的学生。在活人眼里是看不见的。

“这难道是一种宗教集会吗？”夏洛特问。帕姆没有回答。她忙着往她的托盘里装垃圾食品。

突然，一个女生想来加塞儿。“对不起，基姆。”帕姆低声说。

“少废话。”基姆用气势逼人的声音说。基姆是一个神经过敏的女孩，一头富有光泽的长发，身材很漂亮，身上配着全套的数码设备。她的神情和她说话的口气都显出她心不在焉、急急忙忙，在目前这种状况下，这是很怪异的。夏洛特移动得稍微慢一点，基姆就急赤白脸了。

“你能不能动一动？”基姆不客气地说。“我时间很紧，我在等一个重要电话呢！”

第31节：死亡和约会(4)

基姆挤进来的时候，夏洛特发现有什么东西落进了她的托盘。不是散落的头发，而是肉。烧焦、腐烂的肉。夏洛特赶紧退后一步，给基姆腾出她需要的空间，同时勉强挤出一个露出许多牙齿的笑容，就像你想忍住呕吐时的那种笑容。

就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手机的铃声，使夏洛特恶心的感觉得到缓和。她左右环顾，条件反射似的去摸自己的口袋，并且感到很惊讶，这种地方竟然还能出现这种声音。

“有谁接一下电话吗？”夏洛特开玩笑地问。

“是我的。”基姆说着，把头转向另一边，露出脑袋上一个大伤口里冒出来的一只手机，那道伤口从她的太阳穴一直通到她的下巴。看样子，射线在她的脑袋和脖子上炸开一个大洞，伤口血肉模糊地暴露在外。

“居然还有更糟糕的一面。”夏洛特小声对帕姆说。

“对‘电话基姆’来说，每个电话都是有急事的，”短笛帕姆轻声告诉夏洛特，“别人警告她不能过度使用手机，她不予理会，结果你看看她的下场。她的未竟事宜就是听别人告诉她一些话，并尽量克制自己的冲动。”

“我本来以为‘手机辐射’什么的只是天方夜谭。”夏洛特说，她尽量不去直视基姆。

“显然不是。”帕姆说着，用手指着喋喋不休的基姆，同情地摇了摇头。

夏洛特想改变一个话题，但她忍不住一直盯着基姆。

“等一等，”基姆突然对电话那头的朋友说了一句，接着转向夏洛特，狠狠白了她一眼，“需要我帮助你吗？”

“不，不需要。”夏洛特一本正经地回答。

“新来的学生……”基姆说着，翻了翻眼珠，接着进行她的单方对话。

“我还是弄不清什么是‘未竟事宜’。也许我没有吧？”夏洛特问帕姆。

“事情就像屁股，每人都有一个。”帕姆没好气地说。

“每人？”夏洛特问，心想，对于佩妮和两个温迪来说，除了约会太多，互相撞车的问题，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呢？

“比如，你看看DJ吧，”帕姆指了指那边“亡灵男孩”的桌子。“他看上去有股酷劲儿，非常沉着。你不会想到他有许多未竟事宜。”

“对。”夏洛特赞同道。

“错了，”帕姆解释说，“他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在人家雇他去放唱片的发烧友派对上，他不肯放那些流行歌曲。”

“结果，没有人跳舞，然后……”夏洛特迟疑地说。

“有人气坏了，大打出手，DJ在一场混战中挨了枪子儿，”帕姆继续说道，“他中了十枪，每一枪都有五毛钱硬币那么大的窟窿。”

“谁都不愿意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获胜，对吗？”夏洛特满怀同情地说。

第32节：死亡和约会(5)

“是啊，”帕姆赞同说，“他的高傲让他送了命。”

“DJ再也看不到霹雳舞了。”夏洛特明白了帕姆的意思，说道。

她们站在队伍里往前挪动。夏洛特看了看摆出来的那些瑞典自助餐式的甜品、油炸食品和反氏脂肪酸美味。有炸薯条，油腻腻的意大利香肠匹萨，干酪通心面，煎饼，汉堡包，谷物热狗，玉米片，油炸甜品，白色软糖，还有大桶的巧克力酱，枫液糖浆，和融化了的特色奶酪。都是好东西啊。凡是能增加腰围脂肪的东西，基本上都在煎锅里吱吱冒油呢。

死孩子食堂的阿姨全身都罩着网子，而不是像活孩子食堂的阿姨那样，只是戴着标准的发网。夏洛特想，这大概是为了把她们“兜在一起”，免得在她们烹制这些颓废的美食时，不小心让身上的肉掉进锅里。所有的饮料都是碳酸苏打水：菲斯加，沙斯达，那些牌子都很希罕，只有最时髦的体恤衫上才会见到。都是很棒的东西，简直都……数不过来了。跟活人食堂那一边的只有全麦皮塔饼和沙拉的自助餐比起来，真是有天壤之别啊。

夏洛特往托盘里装食物，内心的负疚感越来越沉重。她的塑身楷模佩妮和两个温迪会怎么想呢？她们那么在乎自己的体重指数，就像有些人在乎自己的高考成绩一样。

其实，还有谁会在意呢？这又有什么要紧的呢？要了她的命？控制饮食已经不再是她的当务之急了。

一阵死后的抑郁感再次袭上她的心头。现在还有什么是需要在乎的呢？她把谨慎的想法抛到脑后，将食堂阿姨掷给她的食物照单全收。以前她改善自我、节食、锻炼，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全是为了达蒙，而现在肯定是得不到他了。说来说去，一个死去的女孩子拥有魔鬼身材又有什么用呢？

“并不是什么都无所谓了，夏洛特。只是现在你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不同了。你有了新的目标。”帕姆排在她前面很远的地方，像是有心灵感应地说道。

“是什么呢……？”夏洛特大声问，她吃了一惊，转过神来看着她的朋友。

夏洛特已经开始希望这一切统统结束，特别是这种看透别人思想的本领。这是一种严重的侵犯。先是普鲁，然后是大脑先生，现在又是帕姆。她竭力想让自己摆脱这个念头，因为她不愿意得罪帕姆，而且帕姆对周围环境的理解对她很有帮助。可是她越捉摸这件事，越觉得帕姆和所有那些侵犯她思想隐私的人都很可恨。帕姆感觉到了夏洛特的不快，便招手让她过去，哄她高兴。

“喂，这可是你作为一个亡灵女生的第一顿午餐哦。我请客！”帕姆开玩笑说，一边领着夏洛特走向墙角的一张桌子，阻止了夏洛特脑海里那些重复旋转、挥之不去的令她泄气的念头。帕姆坐了下来，但夏洛特还在犹豫。

第33节：死亡和约会(6)

“有人坐在那儿吗？”夏洛特问帕姆旁边的那个座位。

“有啊，”帕姆笑眯眯地说，“有人坐了。”

实际上，夏洛特对这样热情的回答很不习惯。过去，她经常发现自己需要找座，手里端着托盘，局促不安地站在那里很久也找不到一个座位。夏洛特努力理解这一切，并认真地想办法对付，帕姆感觉到了夏洛特内心的挣扎。她认为帮助夏洛特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她的朋友。

“别担心，你最后总会适应的。”她们在桌旁坐定后，帕姆说。

“我试过一次，没想到在试的过程中丢了性命。”夏洛特回答。

两个女孩赞同地点点头，从谈话中抬起头来，注意到一个女生孤零零地坐在那边那张桌子旁，弓着身子，卷起她长袖高领套头毛衣的两个袖子，检查她手腕和胳膊上的伤痕。

“她是怎么回事？”夏洛特讽刺地问，“难道她是痒死的吗？”

“苏兹？”帕姆解释道，“她是个挠痒狂。你知道的，她会把自己划伤，但伤口不深，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伤害。”

“也许是她自己这么以为吧。”夏洛特说。

“是啊。本来想求助的，结果酿成了大祸，”帕姆继续说道，“她给自己弄出了那么多小伤口，最后不得不进了医院。她死于一种有耐药性的葡萄球菌感染。”

“她看上去鬼鬼祟祟的，”夏洛特说，“而且不快乐。”

“她到这里来是为了学会自杀，”帕姆说，“做事情半途而废也同样危险。”

两个女孩继续吃饭，几乎没有注意到站在她们面前的另一个女孩。这是一个骨瘦如柴、身上挂着许多装饰品的“时髦妹”，戴着一副大大的黑色墨镜，穿一件酒红色的衣服，戴一串夏奈尔的项链。她的托盘上是一只儿童用的小杯子，里面装着果仁意式香浓咖啡。

“喂，可可，”帕姆说，“看来，你又跟平常一样姗姗来迟了。”

“这是我的风格，”可可提醒道，“还有第三个人坐的地方吗？”她拿腔拿调地说，从牙缝里往外挤着字眼儿。

“一个典型的时尚牺牲品。”帕姆小声对夏洛特说。

“什么？她是在服装特卖会上被踩死的还是怎么着？”夏洛特问。

“嘿，那还算好的呢，实际情况要糟糕得多。”帕姆说着，凑到夏洛特耳边。“她在一个派对上喝醉了，吐在她的那个特大号手包里，结果倒在手包里昏过去，被自己的呕吐物淹死了。有时候大东西不一定就好。

“在普拉达 里安息。”帕姆开玩笑地说，这时可可在座位上坐了下来。

可可立刻开始狼吞虎咽她每天的网上八卦新闻，一边打开一罐红牛，把她的咖啡杯又倒满了。

第34节：死亡和约会(7)

“那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帕姆问夏洛特。

可可显出不感兴趣的样子，藏在她的墨镜后面，但她还是无法抵挡偷听一些有趣闲话的诱惑。就这样过了一会儿。

“我碰到的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梦想刚刚开始变成现实……”夏洛特说。

“然后呢？”帕姆问道。

“我跟达蒙?狄兰结成做实验的搭档，他是全校最招人喜欢的男生。我一直幻想着……如果他能认识我，说不定就会……”夏洛特顿住了，觉得迫切需要清一清嗓子。

“接着说呀！”可可突然问道，帕姆和夏洛特都吃惊地看着她。

“……他就会邀请我去参加秋季舞会，而不是邀请他的女朋友佩妮。”夏洛特微微有些咳嗽地说。

“噢，就是这样啊？”可可失望地说，然后便站起身来，把她的托盘留在桌上，让别人去清理。

帕姆看了夏洛特一眼，意思是“肯定还有别的”，然而没有。

“这么说，这位帅哥儿有女朋友了？我猜这是命中注定的。”帕姆一本正经地说。

就在帕姆说话的当儿，达蒙从夏洛特身边走过去倒他的托盘，夏洛特也就来不及为帕姆对她的打击而感到失望了。夏洛特立刻就被达蒙的笑声所吸引，达蒙对朋友的玩笑话总是慷慨地报以大笑。

“你知道的，帕姆，我从来不相信这些命中注定之类的胡话。”夏洛特说，声音越来越高。“这只是自圆其说的废话。这样你的话永远没错！”

“并不完全是这样，”帕姆回答，“命运并不是完全偶然的，而是预先决定的。结果是无法改变的。句号。所以它才叫……命运。”

“对了！”夏洛特惊叫起来，挣扎着在咳嗽的间歇说话。

“什么呀？”帕姆一头雾水地问。

“就在我死之前他对我微笑……我们马上就会产生联系。我有机会让他了解我，然后，最后……说不定，他甚至会……邀请我去舞会。”夏洛特语无伦次地说。“这就是命运。”她大声说。

“你在说什么呀？”帕姆问，她完全被搞糊涂了，但仍然努力去理解夏洛特的话。

“我是说……达蒙……和我……”夏洛特说着，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帕姆重重地拍打她的后背，焦急地想听到她吐露那个天大的秘密。“……是命中注定的。”夏洛特连咳带喘地挣扎着说。

“我好像记得你刚才说命中注定之类的话都是胡扯。”帕姆说，竭力想弄清楚夏洛特奇特怪异的倾诉。

“我好像记得你刚才说不是胡扯。”夏洛特压倒了她。

达蒙返回他的餐桌时又从她们身边经过，夏洛特用目光死死地盯着他，就像势在必得的竞拍者在拍拍网上盯着一款克洛伊 包包一样。

第35节：死亡和约会(8)

“你有没有想过，说不定是命运横插一杠子，让你死去，把你们分开的？”帕姆突然问道，“你有没有想过，这就是你的定数？”

夏洛特没有回答，她已经陷入了沉思。帕姆越来越为夏洛特的不切实际而担心，决定采取行动。

“而且，夏洛特，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帕姆说着，突然站到了座位上，开始大声嚷嚷起来，并且朝达蒙那边又是挥手，又是做鬼脸。

“达蒙！！！”帕姆扯足了嗓子大叫。

夏洛特惊呆了，拼命想拉帕姆坐下来。

“帕姆！求求你了！”夏洛特央求道。

夏洛特越是央求，帕姆就越起劲。帕姆越是兴奋，她喉咙里发出的笛声就越响。

“快来打我！！！”帕姆指着自己的喉咙，冲达蒙嚷道。

夏洛特等着达蒙大步流星地走过来，然而他没有。实际上他一点反应也没有。别人也都没有反应。

“现在情况不同了，夏洛特，”帕姆在座位上重新坐下，说道，“先别说他要不要跟你约会，他连看都看不见你呀。”

说到这里，帕姆语气里打击她的成分变得缓和了。

“你只能接受现实，”帕姆说着，伸手按住朋友的肩膀，“人们说‘爱情生活’是有原因的，只有活着才有爱情。”

夏洛特不仅没有失望或泄气，眼睛里反而露出十分兴奋的神色，就好像帕姆刚刚解决了斯芬克斯之谜。

“你说得对……”夏洛特大喊一声，一把抓住帕姆，以感激的姿态亲了亲帕姆的面颊。“他连看都看不见我！”

第36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1)

第七章

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

将会花很长时间……

你才会明白

仅仅是一扇紧闭的门后

你的手轻轻一触。

——温斯?克拉克

爱上一个甚至不知道你的存在的人，

并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

实际上正好相反。就像交了一份你知道考砸了的考卷，但还不知道成绩——这个期间，你心里很清楚结果会是什么，但结果尚未到来。在达蒙的事情上，夏洛特想一直等到考卷发下来。可是，一直等到死，也许等的时间太长了点儿……也许不长。

夏洛特决定充分利用这个“宽限期”。至少，她和帕姆在食堂里的一刻，激发了她的兴趣。她计划把自己最大的弱项——已经死去——变成强项，并利用它去接近达蒙。既然达蒙看不见她，也就不可能阻止她进入他的私人空间。她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她可以完全彻底地“深入”达蒙的生活。

“他的班级，他的锁柜，他的汽车，他的底库！”喊到这里，她突然停住了。“噢，底裤不行……不是底裤……而是抽屉……他卧室的衣柜……或其他什么地方。”夏洛特虽然是个死去的女孩，却也羞红了脸，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这样工于心计，并为此微微感到有些惭愧。她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富有独创性的计划告诉别人，可是她不能说。

夏洛特感到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她觉得自己“重生”了。实际上，各种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虽然见不得人——几乎铺天盖地涌来，“几乎”这个词很关键。想到偷偷潜入达蒙的私生活，她心头掠过

一种负罪感，但她克制住这种感觉，决定自斯蒂、厚着脸皮地执行自己的计划，就在这时，达蒙从大厅拐角那边过来了。

达蒙无论去哪里，夏洛特必定尾随过去：他的锁柜，她躲在锁柜里面（并不像别人想的那么难受）；自修教室，她坐在旁边的座位上，注视着他昏昏入睡，并把脑袋靠在他的肩头，直到他感觉到微微的寒意，猛然惊醒；更衣室——所有男生的私密空间。她知道达蒙每天放学以后都上这儿来，参加足球训练，还会冲一个澡。她确保自己在他之前赶到那里，占一个好位子。死亡确实能给人带来瞬间的满足。

夏洛特在健身房外面耐心地等待着，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完全可以从金属门穿过去，甚至直接闯入更衣室，但她没有。她紧紧跟在几个早早来参加训练的男生后面，怀着既恐惧又好奇的复杂心情，走进了更衣室。毕竟，对她来说，这里还是一个禁区。

其实，她并不想看到达蒙一丝不挂的样子，但她确实想多看看他。达蒙来了，把黑白相间的阿迪达斯运动包重重地放在板凳上。夏洛特坐在旁边，像一个首次观看摇滚乐的人一样，等待着演出开始。她好想近距离地看到他的胳膊、他的肩膀、他的胸脯。

她从来没有这么厉害地战栗过，但她没有退缩。她就是渴望以一种非正式的、更亲密的方式体验他。

“这有什么不对呢？”她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反正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而且他们在自修教室里已经“一块儿睡过了”。“差不多是这样吧……”她觉得有必要强调这一点。

一股股浓浓的霉味、臭袜子味和汗味扑鼻而来，但她并没有被吓跑。

达蒙拉开运动包的拉链，伸手去开他的暗码锁，他把转盘转了几圈，打开了柜子。也许是因为听到拉链的声音，夏洛特突然变得非常紧张，只见达蒙双臂交叉放在胸前，把那件带帽T恤从脑袋上脱下

来，露出里面的贴身背心。背心很紧，夏洛特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那六块漂亮的腹肌。

达蒙身材修长，肌肉结实，胸脯和肩膀都宽宽的，足以让一个姑娘神魂颠倒。他的胳膊很强壮，但并不太粗，被它拥住的感觉肯定安全而舒适。夏洛特多么渴望把脑袋贴在他的胸口，却又担心如果这么做，他会又一次感觉到她的寒意，提早把T恤再穿上。达蒙对此一无所知，继续脱着衣服，夏洛特欣喜地睁大了眼睛。她早已习惯了在脑子里幻想达蒙，她几乎需要闭上眼睛才能体验此刻眼前的一切。

第37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2)

达蒙脱掉鞋子，他俯身时，肩膀上的肌肉动得那么好看，夏洛特真想被它们紧紧包裹。达蒙从包里拿出运动裤，开始脱牛仔裤。夏洛特简直把持不住了。

“是纯棉短裤还是弹力短裤呢？”她猜测道，一边焦急地把双腿一上一下，快速地敲打着地面。

很快，她的问题就有了答案。宽松的牛仔裤滑落下来，堆在达蒙的脚踝周围，他跨出左脚，又跨出右脚，露出了格子条纹的纯棉短裤。有点偏大，但还好不是那种跳街舞的大裤衩子。它含蓄稳重，不露锋芒，甚至有些保守。正是达蒙的风格。

接着，夏洛特的心情被破坏了，她看见两个男生朝达蒙旁边的那个锁柜走去，并听见一声很响的呻吟。

“看招！”她听见一年级那个狂傲的曲棍球选手布拉德?格雷森大喊一声，猝不及防地用胳膊捅了捅萨姆?吴尔夫的腹股沟。

萨姆一丝不挂，弯下腰，绷紧身体，把他那个白生生的大屁股对着夏洛特的脸，那屁股像野人一样毛森森的，长满了粉刺。

每个女孩最可怕的噩梦变成了现实。地狱的大门打开了。夏洛特想，她每次享受一点点短暂的快乐，都要换来无尽的痛苦。为了欣赏一点点达蒙，她不得不忍受大量的萨姆。这个比喻对夏洛特来说太形象了。

这还不算完。萨姆的身体绷紧时，忍不住放了一个屁，一股恶臭弥漫开来。夏洛特第一次为自己死了而庆幸，因为萨姆的屁股不仅难看，而且难闻……还有可能再死一次吗?

她真为萨姆感到难过。从达蒙脸上的表情看，他也有这种感觉，可是格雷森只顾走来走去，哈哈大笑。夏洛特连连作呕，从达蒙锁柜上面那扇敞开的窗户蹿了出去，微微搅动了屋里潮湿的蒸汽，引起了达蒙的注意。达蒙一时有点恍惚，眨眨眼睛，摇了摇头，猜想自己刚

才隐约看见的那个幽灵实际上是萨姆那个臭屁的效果。他抓起他的护齿，朝健身房走去。

夏洛特觉得恶心，但并没有气馁。她在外面等待训练结束，希望能搭上达蒙的车，跟他一起回家。他的家。达蒙从健身房出来，朝停车场走去，他把运动包甩在肩头，从兜里掏出他那辆鲜红色的道奇蝰蛇车的钥匙。没等他把车门打开，夏洛特就蹿到了副驾的座位上。她刚想系上安全带，突然想起自己不需要了，就把手一松，让安全带缩了回去。

“死亡率提高了。”她分析道，“那么，危险在我这边还是在你那边？”夏洛特讽刺地问达蒙，达蒙系上了安全带。

达蒙显然听不见她说话，但夏洛特见他不回答，还是觉得有点儿受伤。不管它了，她觉得整个事情都很好玩。她竟然坐在达蒙运动跑车的前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其他女生的嫉妒商数都会是天文数字呢。而在佩妮那里，恐怕连杀人的心都有呢。

第38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3)

是的，每个女生死都愿意坐在她现在的位置上——差别在于，夏洛特是真的死了才如愿以偿。夏洛特把这个令人痛苦不堪的想法暂时搁在一边，继续扮演“女朋友”的角色。

“你的女朋友！”夏洛特说，这时达蒙把车子驶出他的“保留车位”。

达蒙一边开车，一边伸出他的右臂搭在副驾座位的椅背上，就是夏洛特在更衣室里欣赏过的那条胳膊。夏洛特想象达蒙用胳膊搂住了自己，便微微直起身体，向他偎依过去。这种事情居然真的发生了。她越靠越近，他的前臂和手似乎垂得更低，揽住了她的肩膀，搭在她的胸口。她以前从没有跟他挨得这么近，也没有跟任何人这么亲密过。

“难道他想对我动手动脚？”夏洛特满怀期待地咯咯笑道。

夏洛特在微风中扬起脑袋，突然听见风中传来了哨声，她一惊之下，浪漫的心情顿时一扫而光，恐惧地睁大了双眼。

“天哪，帕姆！”她惊叫道，把身子转向后座。

果然是短笛帕姆气呼呼地瞪着她，就像一位家长刚打开地下室的灯，打断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接吻。

“怎么啦？我得想办法跟他交流呀，不是吗？”她用最有说服力的语气对帕姆说。“你知道吗，说不定死亡这件事能使我们更亲近呢。”

“噢，你认为死了能在交男朋友方面对你有帮助？”帕姆气冲冲地说。“且看那些搞丰胸的女孩听了会有什么反应吧。”

帕姆意识到夏洛特不肯改变主意，就翻翻眼珠，猝然消失，像来的时候一样神不知鬼不觉。显然，她可不愿意把死后时光浪费在当电灯泡上。

夏洛特满心希望看到达蒙睡觉的地方，检阅他的私人用品，她甚至没有考虑到他有可能不直接回家。当他们把车停在那所豪宅前面的

马路边时，夏洛特发现车道上空空的。这不是他的家。夏洛特曾经无数次经过这所豪宅，总看见他这辆鲜红色的跑车停在前面，一停就是整个下午，有时是一整夜。

不，这可不是一所随随便便的老房子。这是佩妮的家。

如果还需要更多证明的话，佩妮已经顺着那条长长的、漂亮的青石板小路，跑过来迎接达蒙了，她几乎以最快速度奔到副驾座位的门边。

“快点，我爸爸妈妈马上就要回来了！”她说，催促达蒙以闪电般的速度下车，跟着她沿小路跑回去。

虽然这不是最明智的一个主意，但夏洛特还是跟了过去。她加快速度顺着小路走向房子前面，不理会那群在她头顶惊飞的狂躁的黑鸟。她赶到门口，还是晚了一点点——又晚了——眼睁睁地看着佩妮不经意地对着她把门重重关上了。

“似曾相识。”她说。

第39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4)

她转身离开的时候，看见那群黑鸟飞走了，临走时甩下一泡湿漉漉的鸟粪，直接朝她落了下来。她闭上眼睛，鼓起勇气接受鸟粪的撞击。却是什么感觉也没有。鸟粪径直穿透她，溅在了前门廊上，一个意想不到的乐观想法袭上了她的心头。

“当然是这样，”她提醒自己，“我死了嘛！”

夏洛特回想起了“熟悉情况”，想起了《死后》课本的最初几章，同时她转身面对佩妮家的前门。她只是浏览了书里的那些内容，还没来得及付诸实践，但有时候情急之下会使人生出信心，而夏洛特说到底是一个勇于行动的人。

“这叫什么来着？”她咬文嚼字地说。“隐形。不，太蠢了。移形换位？从技术上讲不是……”她气恼极了，自己竟然没有记住。“分段？没错，就是分段移动。穿透物体！”

夏洛特摆好姿势，勇敢地面对房门。她希望，即使没有幽灵方面的知识，凭她对固体特性的基本知识，也肯定能顺利通过。

“对，”她说道，“物体越紧密，分子积压得越紧，移动速度就越慢。但如果我被卡住了怎么办呢？”她说。“那可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随它去吧，夏洛特认为眼下形势紧迫，不合适讨论分子密度这类细致的问题。

她鼓起勇气，开始集中意念。

“我能做到……”她说，想起了伟大的哲学家李小龙的话：“清空大脑，没有形态，没有形状——像水一样。”他这样指导。他肯定不是亡灵班的教师，甚至不是科学教师，但紧要关头她只能想起他来。而且，他也死了。

“变成门，变成门，变成门……”夏洛特嘴里念着，张开手去抚摸那扇厚重的木头和铅玻璃门。

她惊讶地发现，她的手指，接着是指关节，手掌，手腕，臂肘——她的整个该死的手臂——竟然穿门而入！然后是她的腿。多么顺利啊。最后是她的肩膀。这时候她被卡住了。半个身体在门里，半个身体在门外。她动弹不得，被牢牢地困在门里。夏洛特挣扎着想通过，没有成功。

“鸟屎！”这是她能想到的最解恨的话，而她此刻就站在一堆新鲜的鸟粪里。

确实是鸟屎。被永远地困在一扇门里，这真不能算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结果，分段移动的秘诀就是必须快进快出。

“我真希望容易一点！”夏洛特抱怨道，一边慢慢地把整个身体从门里抽出来。

夏洛特来到楼上，寻找达蒙和佩妮。她听见走廊那头的一扇门里有说话的声音，就走了过去。她觉得这样私自闯进别人家，还有先前躲在更衣室里的经历，都她感到毛骨悚然。就像偷看别人的电子邮件。但是，她内心的负罪感并没有强到让她改变主意。她的脑袋穿门而入，这次就比刚才轻松多了。

第40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5)

这个房间是佩妮的私人秘室。它的大胆无耻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到处贴满了她自己的玉照，还有她朋友的被丑化了的照片。她故意把自己设计得鹤立鸡群。毕竟这是她的房间嘛。达蒙懒洋洋地靠在床上，佩妮在挂衣壁橱里手忙脚乱地换衣服。

“喂，学校里那个死掉的女生怎么样……”达蒙大声对佩妮说。

“他还记得。”夏洛特说，她的脑袋从门里伸出来，就像猎人挂在墙上的驼鹿脑袋。

佩妮没有回答。不知道她是根本没听，还是不感兴趣。不管是哪种情况，达蒙从床上起来，朝壁橱走去，然后在一个模特衣架前停住脚步，佩妮一直在衣架上设计和裁剪她参加秋季舞会的礼服。达蒙用手玩弄着几根松散的线头，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她是……她是我的实验搭档。挺古怪的，是不是？”他问佩妮，声音里透着一丝感伤。

仍然没有回答。

这时，夏洛特穿门而入，走向达蒙身边的模特衣架。她绕到衣架后面，站在那里，面对面地望着自己的梦中王子，他们中间只隔着那个模特衣架，和在模特身上设计的衣服。只要再往前跨一步，夏洛特就能消灭他们之间的距离，走进模特，同时也走进那件衣服。

“衣服真漂亮。”达蒙低声嘟囔，一边仔细端详着。

“谢谢。”夏洛特笑微微地轻声回答。

达蒙觉得有点异样，他又站了一会儿，细细地端详那个模特，然后朝壁橱走去。

就在他走开时，夏洛特看见了刚才被他挡住的穿衣镜里映出衣架模特的影像。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很漂亮，就像她无数次幻想的那样，穿着高雅、华贵、专门定做的礼服——像佩妮一样。这时她感到无比

幸福，同时也非常悲哀，突然，她发现达蒙也盯着同一面镜子。他吃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难道他能看到镜子里的她?

她抓住机会，跑到镜子前，往上面吹了口气，在雾蒙蒙的镜面上写道："你能看见我吗？"达蒙露出迷人的笑容，朝她走来。

实际上，令他垂涎欲滴的，是壁橱里正在换衣服的佩妮的影像。镜面上的雾气散尽后，夏洛特看清楚了达蒙——已经钻进了壁橱——还有佩妮，正在疯狂地接吻。然后，佩妮竟然把达蒙从自己身边拽过去，离开壁橱，到了床上，夏洛特完全惊呆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达蒙抓着佩妮被挑染过的金色秀发，随着每一个热吻，把她往自己怀里越拉越近，就好像他怎么也要不够她似的。

这狂热的一幕使夏洛特喘不过气来。这太……太色情了。唯一有点浪漫色彩的，是达蒙紧闭着双眼，幸亏如此，因为佩妮没有闭眼。他们接吻时，她对着镜子欣赏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对她来说，这似乎不是接吻，而是在姿势拍色情写真照。

第41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6)

夏洛特凝视着达蒙颤动的眼睑，想象着他此刻脑海里的所有念头。他看上去出奇地放松，即使是在吻得最欢的时候。也许他在想着另外一个人？佩妮就在眼前。他用不着在脑海里幻想她，是不是？所以，他也许是在想她——“学校里死掉的那个女生”。

但也有可能不是。也许这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反应，就像人们没法儿睁着眼睛打喷嚏一样。也许他接吻的时候就是那样。

要想弄清楚，唯一的办法就是此时此刻跟他在一起，像佩妮应该做到的那样。但那是不可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夏洛特死了，想去哪儿都能去成，除了两个她最想去的地方：他的怀抱，他的心灵。

夏洛特闭上自己的眼睛，想象着是她的而不是佩妮的双唇滑过达蒙的嘴，并被他的双手拥在怀里。随着她想象力的驰骋，佩妮的存在越来越模糊，而他们俩的“虚拟”亲吻越来越逼真。

她感觉到他的双手。他的体温。她第一次体验到了欲望和激情。她再也不用幻想他跟女孩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样了。她有了第一手的经验。唉，实际上是第二手的。算是一种体外经验吧。

夏洛特继续嗅着他的气息，感受着他的抚摸。她用舌头掠过嘴唇，像佩妮那样微微偏过脑袋，然后再次闭上眼睛。她只是偶尔把眼睛睁开几秒钟，看看自己正在感受的情景。如果看的时间太长，她的想象就会模糊。

当她为了刷新记忆而再次睁开眼睛时，看见佩妮的双腿胯在达蒙身上，就像拉拉队员在做劈叉一样。夏洛特为拉拉队的事情一直很苦恼，拉拉队的基本理念是强化男性自我，拿着大彩球，化着浓妆，傻乎乎地在那里蹦蹦跳跳。可是她希望自己引人注目。希望自己做一个华而不实的花瓶。

而此时此刻，夏洛特明白了做一名拉拉队员的好处，也明白了男生为什么那么看重她们。佩妮也许不是这个房间里最聪明的女孩，却是肢体最柔软的。简直达到了奥运会的水平，而且这种技巧有着丰厚的回报。眼前的现实开始令夏洛特感到冲击。这不是电影或录像，而是发生在她眼皮底下的事实。当她的嫉妒变得难以承受时，她冲进走廊，跑到隔壁的洗手间里，砰地把门关上，无法控制地哭了起来。

“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她呜咽着，在水池前耷拉着脑袋，忘记了自己并不活着。

就这样伤心了几秒钟，她抬起头看着镜子里。夏洛特头脑发木，心情恍惚，不知道那些顺着玻璃流淌的水珠是不是她脸上的泪水，而且没有注意到房间里弥漫着热水淋浴的蒸汽。

“事情肯定就是这样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慢慢消融在蒸汽中，她说道，“我就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呼的一下。”

第42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7)

她伸手去抓淋浴帘，就像一个刚会走路的婴孩抓住自己最心爱的小毯子。她把脸埋在不透明的塑料布里，使劲地做着深呼吸。她是一个死去的女孩，遭受了从未体验过的最可怕的恐慌袭击。不是因为害怕死亡，而是知道自己再也活不过来了。

潮湿的浴帘贴在她脸上，像一个收缩性的裹尸袋，紧接着，她的脸几乎是自动地穿过浴帘，伸进了淋浴间。她暂时停止自怨自艾，注意到一瓶香波上的说明："用于干枯、没有生气的头发。""干枯……没有生气……"她灰心绝望地说。

接着，她透过热腾腾的雾气看见有人在冲澡。她顿时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她已经不会脸红了。思嘉一头湿漉漉的、起着泡沫、染得乌黑的头发垂在脸上，把最后一点香波漂洗干净，慢慢睁开眼睛，赫然看见夏洛特的脑袋从浴帘伸进了淋浴间。

思嘉扯足嗓门没命地喊叫，一边手忙脚乱地用胳膊护住身体，夏洛特也大吃一惊，尖声大叫起来。

夏洛特拼命想从帘子里逃出来，可是她扭来扭去，只是被帘子纠缠得更紧。

思嘉惊恐万状，注意到鲜血一样的东西从洁白的浴缸侧面淌下来，打着旋儿流进下水道。她脑子里只想到《精神病患者》 里的淋浴一幕。她检查自己身上有没有受伤，退缩到淋浴间的角落里，等待着致命一击。其实只是她那管红色的"成熟性感"唇膏被水冲掉了，但思嘉一向痴迷于惊悚片，很容易就想到了戏剧性的场景。

这时候，夏洛特挣脱出来，跌跌撞撞地离开淋浴间，接着达蒙一头冲进浴室，想弄清这里吵吵闹闹是怎么回事。他看见思嘉一丝不挂地从淋浴间出来，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夏洛特坐在马桶上，害怕得浑身发抖。

“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思嘉赶紧抓过一条黑色的浴巾裹住自己，问道。

“我听见有人尖叫。”他含混地嘟囔。

达蒙拼命不去“注意”思嘉，但他觉得说不出话来。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她不化妆、不穿衣服、不戴饰品的样子。她是完全彻底的赤裸裸。全无设防。

“不是说你……是她。”她没好气地说。

“什么‘她’？”他问。

思嘉指着夏洛特，但达蒙只看见马桶。

“她！”思嘉用最恼怒的声音说。

“是我。”夏洛特用完全不抱希望的声音说。

思嘉这才发现达蒙看不见夏洛特，于是又尖叫起来，这次是因为恐惧和沮丧，然后一头冲了出去。达蒙被她古怪的行为弄糊涂了，但他没有深究，回去找佩妮了。

思嘉跑进自己房间，“砰”地把门关上。她匆匆忙忙套上一件酒红色的、上面绣着精美的黑色乌鸦的丝绸袍子，接着又跑进隔壁她的更衣室，为了更加安全，她把那扇门也重重地关上了。

第43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8)

更衣室就像朋克夜总会的一个小隔间，墙上满是涂鸦的诗句、图画和歌词。她的马桶和化妆台上贴满了贴画。思嘉在抽屉里疯狂地寻找，想找到一个能抵挡淋浴间里那个魔鬼的东西。

几秒钟后，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她一把抓住那条黑色塑料的十字架项链，像巴菲 一样把它挡在前面，又耸了耸肩。

“不行。我需要一个真家伙！”她把塑料十字架扔了回去，就像把一条不要的小鱼扔进十字架大海里一样。

她又拿起一个纯银十字架，跑到门口，再次摆出捕捉吸血鬼的姿势。

“你想干吗？”她隔着门问道。

“你能看见我。”夏洛特小声说。

“等等，我知道你是谁了。”思嘉紧张地回答，把门开了一道小缝。

“是吗？”夏洛特问，很高兴被人认了出来，同时也很惊讶。

“你是在学校里死掉的那个女生，”思嘉说，“佩妮物理班上的。”

“没错！那就是我！”夏洛特回答，开心极了。看来死亡确实能让别人注意到她。

“什么？那么，你是因为我对你态度不好，跑到这里来报复我的？”思嘉胆怯地说。

“不，绝对不是。”夏洛特让她放心。

“或是因为我写了一篇蹩脚的讣告？”思嘉问，一边把报纸从门缝底下塞了出去。

“我上了校报！”夏洛特欢快地叫道。

她低头热切地翻看报纸。她的整个一生被浓缩成了两个句子，旁边是一个泛泛的“没有图片可显示”的网上图标。

夏洛特?厄歇，霍桑中学学生，今日死于因熊宝宝钙片造成的意外事故。已举行追悼会。

“就这么些？”夏洛特沮丧地问。

“我来不及搞到详细资料。”思嘉含糊地嘀咕道，知道此刻没有必要提及参加追悼会的人寥寥无几，以及学校年鉴的档案里竟然没有夏洛特的照片，还有那些接到电话的人都不愿对她做出评价。

思嘉战战兢兢地打开门，把十字架举在面前。

“这可是真的。”思嘉煞有介事地说，好像正用一把手枪对着一个银行抢劫犯似的。

“哇，耶稣那时候肯定很小哦。”夏洛特说。

思嘉忍不住轻轻笑了。

“我不是吸血鬼。”夏洛特说着，把十字架从思嘉手里拿了过去。

思嘉一动不动地看着夏洛特走进屋里。夏洛特环顾四周，注意到墙上贴满了“邪典影片” 的海报，如《哈洛与茂德》《活死人之夜》和《黑店狂想曲》等，墙上还挂着一些怪异阴森的玻璃匣，里面陈列着怪里怪气的小雕像。还有一盘CD，是威廉?巴洛斯 朗读的《西藏度亡经》，在那张雕刻华丽的黑色书桌上，放着一张爱德华?格雷 绘制的葬礼策划者。

第44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9)

“伙计，我认为我们俩中间死错了人。”夏洛特打量着思嘉的东西，说道。

“总是当伴娘。”思嘉不出声地嘀咕道。

眼前的场景越来越不真实，但思嘉的恐惧差不多完全消失了。两个女孩都按捺不住自己，问题像连珠炮似的同时迸了出来。

“死是什么感觉？”思嘉问。

“做佩妮的妹妹是什么感觉？”夏洛特问。

思嘉对这个问题感到很惊愕。“你在跟我开玩笑，是吗？”思嘉问。

夏洛特便又提出一个稍微合适点儿的问题。“你为什么能看见我？别的活人都看不见。也许……狗和小宝宝能看见。”她说。

“我怎么知道呢？”思嘉自嘲地回答。

“肯定是有理由的，”夏洛特打量着这个房间，说道。“你究竟有什么奇特的地方，能让你看见我呢？”她仔细看着那个凯尔特人十字架和散落在房间四处的哥特式的遗物。然后她又走到思嘉的更衣室，那是一个非常宽敞的开放式壁橱，装饰着一个古色古香的枝形吊灯，泪珠形的水晶像宝石一样光彩夺目。还有一张蒙着天鹅绒的椅子，乍一看去上面散落着许多小黑点儿，仔细一看，实际上是一个个小小的骷髅。门上还有一面古旧的威尼斯风格的镜子，上面挂着一串“仿太古”珠宝。

壁橱里满是“仿太古”风格的衣服、手袋、首饰、围巾，各种服饰应有尽有。大多数都是黑的，偶尔有一些亮色，在那一堆闪光装饰片和花边网眼中探头探脑。这哪里是一个女中学生的衣橱，简直就是一间顶级时尚服装店，或是德累斯登娃娃哥特-朋克风格歌舞表演的更衣室。

“每件东西都不张扬。”思嘉看到夏洛特在欣赏她的收藏，便说。

思嘉走过去，抽出一件破旧的草莓接线板乐队 的T恤，又拿出一条格子呢短裙和黑色亮彩连裤袜跟它搭配。

“你这么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搞到的？”夏洛特几乎是用责备的口吻问道。

“暑假里，我在镇上的‘仿太古’小店‘衣中理念’打工。”思嘉感觉到了夏洛特的不安，一边穿衣服一边说。

“真漂亮。”夏洛特说，用手抚摸着一件带闪光装饰片的深蓝色裙子。

“你这么看？”思嘉兴奋地问，随即又克制住了自己。“是啊，我也觉得不错。”

夏洛特在几件黑色薄绸女衬衫、几件鲜艳的“仿太古”背心里翻来翻去，然后又查看了一系列T恤，这时思嘉穿好了衣服。

“我也说不好……你能看见我……说不定是因为……你……有点儿……与众不同？”夏洛特问道。

“嘿，这都是老掉牙的说法。”思嘉责怪道。

“我这么说没有别的意思。真的。我是想，如果我能把这事儿弄明白，说不定能帮助我……做成我想做的事呢。”夏洛特说，想使思嘉稍微放松一点。

第45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10)

“你到底上这儿干吗来了？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思嘉怀疑地问。

“我是来找……你姐姐的。”夏洛特回答。

“可别让我耽搁了你……顺着走廊往右走！”思嘉不假思索地说。

“我不是死神。”夏洛特说，把思嘉想彻底除掉姐姐的希望扼杀在摇篮里。

“那倒是……”思嘉大失所望地说。“那你干吗不到乐队后台，不去天堂，不去别的地方？去一个特别酷的地方？”她问。“你在浪费你的……死后生命。”

“你在说些什么呀，我去看了佩妮的舞会礼服！”

“真的？？？！！！”思嘉讽刺地说，假装兴奋得上窜下跳。“我简直忍不住热泪盈眶了。”

“你跟谁去？”夏洛特不理会斯佳特自作聪明的表现。

“去哪儿？”思嘉问。

“秋季舞会呀。”夏洛特焦急地说。

“我不属于那群没有头脑的霍桑学生中的一员——看来你并没有注意到。”思嘉硬梆梆地说。

夏洛特只好作罢。

“知道吗，你的样子……你的行为不像是已经死了，”思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夏洛特说，“你像个装死的人。”

夏洛特失望地垂下脑袋。那种熟悉的不够格的感觉再次袭来。

“太棒了，我连死都死得不到位。”夏洛特说着，扑通倒在了思嘉血红色的缎子床铺上。

“等等，说不定我能帮到你，让你至少看上去像个死人，怎么样？”思嘉说。

思嘉一把抓住夏洛特的胳膊，朝浴室走去。

“坐下吧。”思嘉热情地说，让夏洛特坐在化妆台旁边的抽水马桶上。她打开化妆品抽屉，开始忙活起来。

“你在做什么呀？”夏洛特看到思嘉围着自己打转，问道。

“你需要化化妆。你知道的，昙花一现，英年早逝，留下一具漂亮的尸体……”思嘉说着，把她的化妆品放在夏洛特旁边的一块布上，俨然一位医生准备做一台救命的大手术。

“三样都占全了。”夏洛特嘟囔道，她安下心来，让思嘉创造奇迹。

思嘉全神贯注，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她重新调配化妆品的颜色，与此同时不忘给自己抹上厚厚的红色唇膏，梳一梳她的黑色短发和修剪完美的刘海。她还给自己抹了些白色粉底，扑了厚厚的白粉，她意识到夏洛特的面色已经死灰，不需要浪费这些东西了。

思嘉越过那些化妆品端详着夏洛特，在心里打着底稿。她放下装在化妆品皮套里的各种用具，把它们一样样拿出来摆在面前，供她随时取用。

真是个行家里手呢，夏洛特把头发拢在脑后，让思嘉一显身手。

没等夏洛特说出一句话、提出一个问题，思嘉就用一个打火机给一支眼线笔加热，但每次眼线笔靠近夏洛特那冰冷的、没有生命的皮肤时，就被冻住了。她再试一次，火苗离夏洛特太近，把她吓坏了。

第46节：他甚至不知道我活着(11)

“别担心，我不再是可燃的了。”夏洛特安慰她道。

最后，思嘉让火焰留在眼线笔上，就像拿着一支小型的喷火枪，在夏洛特的眼睛上描画起来。

“难道，你就一点儿也不感到恐怖，不害怕我？”夏洛特问，思嘉看了看自己的全色眼影膏，小心地调出合适的混合色。她把眼影涂在夏洛特的眼睑上，而夏洛特的另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

“你对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恐怖，不害怕我？”思嘉问。

“我承认，看到你竟然不害怕，我感到有点儿恐怖。”夏洛特说。

“对啊，我也是。”思嘉脸上微微带笑地说，同时准备着下一个步骤。

思嘉用一根小棍从一个紫色罐子里撮起一点热蜡，小心翼翼地涂在夏洛特的眉毛上。几秒钟后，思嘉把一小片布条蒙在蜡上，使劲压了压，然后揭去，以为夏洛特会疼痛难忍，没想到她一点反应也没有。

“死了就有这个绝对优势。”夏洛特说，思嘉大笑，点头表示赞同。

思嘉又在夏洛特脸上忙碌了一会儿，连她的头发也不放过，夏洛特享受着她得到的每一份关注。最让她感到高兴的是，思嘉跟她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夏洛特从小几乎是由法定监护人养大的，对这样的关注还真的不太习惯。

过了一会儿，她们被思嘉的那座古董钟打断了，一只黑色的乌鸦跳出来，不像普通的钟那样发出“咕咕”声，而是用喇叭吹出强劲的音。

夏洛特注意到时间已晚，站起来准备离开。

“你去哪儿？我还没有弄完呢！”思嘉在她身后喊道。她的肖像画还没有完成。

“宿舍大会我要迟到了——明天在学校见！”夏洛特喊。

她顺着走廊往前跑，又偷看了一眼达蒙，达蒙舒舒服服地睡在佩妮的床上，看来是刚才亲热累了，佩妮还在设计她的礼服。夏洛特出门时的样子就像马可?莱登 的一幅肖像——头发蓬松隆起，眼线红得滴血，猩红色的唇膏，黑色的指甲油——走在满月的月光下。

夏洛特顺着人行道匆匆行走，隐入黑暗，朝着月亮的方向，下午在她头顶上盘旋的那群黑鸟又聚集过来。

宿舍大会？明天在学校见？也许死亡并没有那么酷，思嘉从卧室窗口注视着夏洛特远去的身影，恍惚间不知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等一等！”她大声地喊夏洛特，可是夏洛特没有回答，她已经走远，几乎完全看不见了。

“太棒了，我不仅能看见死人，现在还跟死人扯上了关系。”思嘉说着，又把一扇门砰地关上了。

本书精华已为您连载完毕，简单阅读，同样精彩，谢谢！